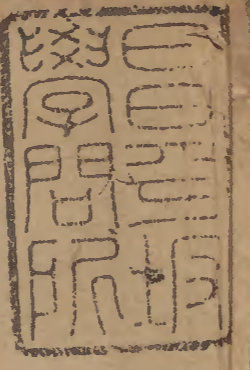


續弘簡錄



漢書門			
二二七	〇	〇	八〇
類	號	函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二二七	〇	〇
類	號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7
冊數	80 ( 73 )	
函號	255	79

二二三之五

七十一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臺諫一

淺草文庫

姚天福 高鳴 陳思濟 魏初從補 劉宣 張孔孫

崔或 崔斌 相威 亦力撒合 陳天祥兄 申屠致遠

董文用弟文忠 郭貫 郝天挺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後徙鴈門字未魯繼神道碑云系出唐相元崇幼讀春秋

義及長以材幹懷仁承世祖至元五年始立御史臺以天

福為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延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

兒思謂不與異姓雜處也擬封錄云係秦宰相阿合馬罪二

首罪已不在宥因目天福曰巴見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于朕

之紀者汝抨擊之母隱廷臣皆震悚時方倚阿合馬理財姑釋

不仍加厚賜天福曰臣職居彈擊惟負爵祿是懼敢貪賞以重



臺諫一

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頭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頭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則紊不可理帝召玉昔帖木兒及孛羅諭之孛羅以年少引退

按行畿輔有監使者凌民取賄天福乃易服間行得其狀奏戮之以徇豪右帽服碑云監大名敢普得罪御史按之不服天福

大詔天福急捕之檢行囊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明日陛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為天福對罪十有七條赦七罰

十餘誰歸上悟戮敢普而斥安安既斥猶與所善雙陸禁中天福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一座皆失色

十二年詔罷各道按察司天福白御史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有司已也大夫駭然曰微公言幾

失之夜入帝臥內奏其言帝大悟詔復立權臣不悅左遷衡州路同知不就碑云會駕北幸河合馬馳騎士縛天福聞其家

及邪摺珍無所得斥遷衡州後歷任河東淮西湖北諸道行狩賊害言臣宰相寧欲

使成宗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六年卒碑云憲河東開廩賑太原民奏和糴朔方憲淮西免斬黃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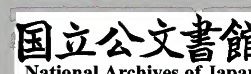
出獲歸民戶以萬數徙節湖北劾輔臣楚國公罪及按平灤道息得五尸其一衣中得小印下令居買行商以端匹赴縣聽和

市辨之賊果執遼歲輸粟灤陽民方饑留粟賑糶民賴以生輟耕錄云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與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

有釘塗其跡耳驗之果然獄定天福召欽詰詢之欽因於其妻之能天福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初天福拜御史時其

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委贖為臣當罄衷以塞其職勿以未亡人為郵俾吾追蹤陵母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天福亦請於憲

府曰監察責當言路有犯無隱苟獲譴乞不為親累或以聞帝嘆曰巴兒思母子義烈之言當於古人中求之輟耕錄云敕侍



冊曰侃侃直言不因賞勸去二首患破七死券雖由忠發亦本母媛卒揚令名夫復何憾

高鳴字雄飛真定人少以文學知名諸王旭烈兀將征西域聞

其賢遣使三聘之鳴乃起為王陳西征二十餘策王數稱善薦

為彰德路總管中州志云政暇詣學舍親講經義郡邑知有經學自鳴始世祖至元五年始

立御史臺以鳴為侍御史時天下初定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

者請置督事官各二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

察之毋為官外設人也俄議立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

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封還詔

書議合則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

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有壅況三省乎且多置官者

豈免失政也但使賢後萃於一堂並署參決自免失政豈

官異坐乎故曰政貴得人不貴多官不如一省便世祖然其言

議遂罷川陝盜起行省請急戮其尤者以止盜剽議將從之鳴

曰制令天下上死囚必待報所以重刑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

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

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鳴年老

後有大政就問可也官至吏部尚書志云卒諡文獻有河東集

陳思濟字濟民河南柘城人以身器見稱於時世祖聞其名召

備顧問既建省部俾掌敷奏時廉希憲行省陝西思濟實與偕

行希憲入中書省思濟還仍掌敷奏會阿合馬入省耻位在希

憲左每欲肆意行希憲不從及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莫敢

前思濟獨以文牘進阿合馬輒於希憲位署抑思濟遽掩以手

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思濟神色自若已從希

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阿合馬立尚書省權在中書右思濟與魏初等劾其不法帝命近臣證之御史各以次對思濟獨厲聲曰御史言官也非為辨訟設遂拂袖去出為沁州知州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虞集神道碑云時盜起新昌玉山宣慰陳祐率師往討方立馬撫諭忽為飛矢所中而隕或言城中少年將與外寇合謀變軍帥將殺少年千餘人思濟曰千餘人無反狀若以無罪見殺人心危亂變恐不止此郡請以家人百口保其不反帥乃止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還家候期來決囚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自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釋之轉陝西漢中道副使母喪歸起同知浙東宣慰司事時浙西大水民饑而浙東倉廩實即令轉輸以賑碑桑哥用事適理算錢糧檄思濟分理浙東改池州路總管平章思濟曰瀕海民貧而猶必激變得寢其行也速答兒勢方赫摘淘金戶三千括民間田畝檄下力上章止之累僉河南江北行省事卒封潁川郡侯諡文肅

魏初字太初弘州順聖人 祖璠金進士補尚書省令史金將

武仙軍次五梁山不進使 往諭之璠直趨仙所仙引一吏與

語璠大言曰王人雖微序 諸侯之上將軍奈何不加禮而欲

以小吏置對且將軍跳山 而左右無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

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 無如將軍者仙不能屈金亡璠北

還憲宗聞其名徵至和林 條陳三十餘事卒諡靖肅初其從

孫也璠無子以初為後初 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

比寇有聲中統初中書省 辟為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

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 許衡學士憲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

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 政選進讀之士有可以初應帝雅重

璠名方之古直詢知初為 璠後歎獎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尋

拜監察御史首言法者持 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

臺

今法有未定百司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羣臣於上都有不能爵大卮者免其冠服初上疏曰臣聞君猶天也臣猶地也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史官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入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錫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疏入帝欣納仍諭侍臣今後毋復爲此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爲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根本要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遂免又言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况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使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歷官南臺中丞

冊曰稽古建官懸輅設鐸明目達聰下通民瘼自立

直聲諤諤止替受言皇猷益廓

劉宣字伯宣其先潞人也金末避地徙太原自幼喜讀書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宣撫使張德輝至河東一見器重薦爲中書省掾暇則往從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爲河北河南道勸農副使至元中以丞相安童薦超拜吏部尙書續文獻通考云中書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羅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齎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尚存古人之計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寢敝欲求目前速效未見其策新鈔必用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是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工費不貲亦非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安用始若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亦不久自弊矣屬桑世祖將伐交趾宣上言晉謀立尙書省以專國柄錢議遂罷

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始得停罷江浙軍民歡聲雷動安南小邦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考 勸農副使 劉宣

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區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需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需用衆五六十萬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卽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南密邇溪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猝難以應若不論出萬全恐將復蹈前轍及再征日本官又上言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峻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

盜蝟興軍兵遠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且交趾與我接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尙未見功峻都爲賊所殪自遺厚國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濶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達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邪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且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納其言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南臺御史中丞時江浙行省丞相忙古歹悍戾縱恣慮臺臣發其奸而忌官尤甚日遣其黨赴建康伺隙臺班皆煉醮吟求自解惟宜乞不爲動忙古歹怨愈深因羅織宜子逮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誣告行

臺沮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置獄行省鞠其狀宣及御史六人俱被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對舟中始宣將行時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及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且別有遺橐具言忙古歹罪狀塗注勾抹辭句難辨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惋宣旣死行省白於朝謂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中張斯立也延祐四年從子自誠持上宣行實御史臺以聞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古部爲金所并遷隆安父之總管東平萬戶府參議夜夢謁孔廟得賜嘉果已而生子因名孔孫旣長以文學著稱萬戶府議事官至元初擢太常奉禮郎

世祖意用兵孔孫謂方今越境私販坐罪者動以千數宜開

自新之條俾効戰贖死朝論采之歷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直聲大起安童復入相言於帝曰阿合馬顯政十年親故迎合者往往驟進據顯位獨劉宣張孔孫二人恬守故常始終如一乃除宣吏部尙書孔孫禮部侍郎督修安山河成孔孫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已擢燕南按察使召拜集賢大學士丞相完澤卒孔孫與陳天祥上封事薦和禮霍孫可爲相會地震詔問弭災之道孔孫條對入事大略謂蠻獫諸國不可窮兵遠討濫官放譴不可復加任用賞善罰惡不可數賜赦宥獻鬻寶貨不可不加禁絕供佛無益不可虛費財用上下豪侈不可不從儉約官冗吏繁不可不急裁汰太廟神主



不可不備祭享帝悉嘉納又累疏言凡七十致仕者宜加平官  
丁憂服闋者宜待起復宿衛之員必當革去冒濫州郡之職必  
當遴選久任達魯花赤宜量加遷轉再如增給官吏俸祿修建  
京師廟學設國子生徒給賜曲阜孔廟灑掃戶相位宜參用儒  
臣不可專任文吏故相安童伯顏和禮霍孫廉希憲等各宜予  
贈諡多允行久之請老致仕成宗大德十一年卒于家孔孫素  
負文望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

書史會要云  
書宗王華

崔彧字文卿弘州馬邑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器重之至元  
中奉詔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還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  
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索鞍馬歛芻粟帝  
雖聽其言然竟不置對尋令彧鉤考樞密文牘遂拜御史中丞  
奏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

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  
家有補至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  
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宜增設蒙古人員相參巡歷皆從  
其請復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  
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  
其非迨事敗然後接踵隨聲誠欺罔之大者宜別加選用三曰  
樞密院定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  
長貳四曰翰苑亦頌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  
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正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  
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卽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  
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七曰近見起居注所  
書不過奏事檢日宜擇近臣之重厚者分番上直聖主言動必

書以昭示永久八曰憲曹無法可守致奸人無所顧忌宜早定律令為一代法九曰近議裁冗官徒省一員併一職尚非經久之計宜參眾議以立成規十曰官僚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十一曰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夫豈人情賦重政繁驅之至此乞降詔招徠復業十二曰凡丞相安童所進良臣悉為阿合馬擯黜或若散地或在遠方並常擢用十三曰簿錄奸黨貨財不可視為橫得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設留守司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正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

海軍要威權太盛宜

不莫知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入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共議行又言江南盜賊蠶起皆由拘刷水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又江西四省軍需應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名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俟民氣稍蘓我力粗備後議東征未晚世祖不擇曰爾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又言昨遣官清丈大都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初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妨農事乞降旨與民通曉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急宜停止宋文思院小口斛出入官糧無所容隱宜頒行皆從之以劾盧世榮不可若相職忤旨下吏欲致之法尋罷歸及世榮改起為集賢大學士累拜中書右丞奏言近者桑哥當國四年

諸臣多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惟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  
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並行斥逐又桑哥所設衙門  
冗濫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仍如舊制至大都高貴戶  
半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充當宜令諸路所司  
核實均輸凡軍站諸戶每歲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  
自今非奉詔敢私歛民及擅軍匠者論如法多見施行久之  
復遷御史中丞奏前者納速刺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不法  
楮幣銓選課稅無不更張理算江南積逋期限嚴急追逮騷  
民多嫁妻賣女禍及親隣維揚錢唐受害尤慘無故而殞其生  
者五百餘人近遣閣里按問悉皆首伏天下方知聖天子本仁  
愛斯民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克黨所爲莫不願食其肉請  
將此數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帝命悉誅之又言行臺官言使  
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諭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  
爲莫辨請自今凡使臣出必降詔省臺院諸司必給印文以杜  
姦欺又言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  
司首告向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許控諸司以故反覆牽  
延事久不決今宜遵前旨諸司無得輒受中書省奏仍請以或  
爲右丞世祖曰崔彥不愛於言惟可使任言責寶泉提舉張蘭  
告或不法十餘事詔就辨中書或書蘭所訟與已宜對者爲贖  
袖之視而後對所告皆無驗並繫獄蘭瘐死成宗卽位乞遷他  
職不許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或居御史臺十年守正不阿人  
往往疾之遂以病辭帝曰卿勉爲朕少留大德三年如李章政  
事卒至大元年追封鄭國公諡忠肅

崔斌字仲文或之兄也性警敏多智慮世祖嘗命中書舉漢人

識治體者安童以斌對入見陳時政得失危言讜論直指而斥無所諱從幸上都帝問爲治大體當何先斌曰致治之道在任相帝問誰可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然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協公道邪今近臣戚在乞采輿論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颺言曰有旨問安童可爲相否衆懽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羣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語立判凡所獻替雖近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司專以掎克爲事斌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大兵南征卒有奪民席投其嬰於地以死者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遂下其卒于獄尋僉河南行省事奏劾右丞阿里妄冒軍數杖遣之有旨籍兵二萬益襄樊斌入奏曰河南戶少而調

定額直以爲行省多致困州阿星海牙中流矢不能軍  
挾盾先登語諸將曰渾人膽破矣若歛兵許其降則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定也僞縱兵急攻使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卽遣人招諭城中爭出降提聞遷行省左丞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上都帝問江南治否斌曰治安之道在得人先以江南官冗委任非人命阿里等前往察汰今蔽不以聞是罔上也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溺私愛以不肖子抹剌忽充達魯花赤豈量材授任之道且阿合馬先自陳乞免任其子弟今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尙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無以示天下公詔並黜之又言阿老瓦丁臺臣劾其侵欺官錢事猶未竟今

復授江淮參政恐不厭人望帝止其行復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博羅按問汰冗員黜親黨罷榷茶營田漕運諸司海內無不稱快尙書雷夢炎言江淮行省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事者乃調斌江淮左丞既至凡前蠹國漁民不法事悉加釐正阿合馬慮其害已乃奏理算江淮錢穀遮畱使不獲上見誣構以罪竟殺之天下訟其寃至大初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冊曰或善諷議以言受知斌無言責侃侃陳辭一登台輔一禍是罹有幸不幸讜謨並垂

相威國王木華黎曾孫也性重厚寡言笑喜延士大夫聽讀經史至直臣盡忠良將制勝必擊節稱快至元十一年從伐宋由正陽取安豐道安慶渡江東下會伯顏兵于潤州分三道並進相威將左軍申明約束江陰華亭澈浦上海悉望風欵附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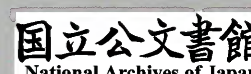
州與阿朮合兵略揚州入覲授征西都元帥時親王不叛志命領兵鎮西土十四年名拜南臺御史大夫上奏曰下以臣爲耳目臣以監察御史按察使爲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帝嘉之命御史臺其選每除日至必集幕僚御史議可否不協公論者去繼陳便民一十五事大略謂併行省削冗官鈐鑰之業流民錄故官職饋遺淮浙鹽運司直隸行省行之田司併入宣慰司理訟勿分南北公用名佃仍減其租革宋公吏勿容作弊帝皆納焉浙東盜起宣慰使昔里伯縱兵俘掠平民相威遣御史商琥據錢唐津渡聞治得釋者以數千計奏執昔里伯治其罪十六年入覲會河南左丞崔斌言平章阿合馬不法事帝命相威及樞密副使博羅自開平馳至大都鞠問阿合馬稱疾不出

博羅欲回奏相威厲聲曰奉旨按問若敢抗旨邪令與疾赴對  
首責數事既引伏有旨釋免仍諭劉威曰朕知卿不狗顏面命  
復還南臺左丞范致遠參劾奏致遠在日本遇颶風乘舟喪  
師十萬帝震怒復命行將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使入奏曰倭不奉職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行迫期戰船不堅前車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訓練士卒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出彼不意乘風吹往一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又陳皇太子既命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事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深致遠在日本一時無敢諫者相威道

脫歡集賢大學士

冊曰戇言激成時當巽與延緩歲月終乃自止東征之議  
深得斯旨非賢者裔烏能識此

亦力撒合唐兀烏密氏功臣察罕從孫也世祖至元十年擇貴  
族子補宿衛命掌服御事甚見親信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云  
必帖木兒用官太濫帝嘉之擢河東按察使遂平陽路達魯花  
赤秦不花召還賜金旌其直進南臺御史中丞帝出寶刀賜口  
持此以鎮外臺時阿合馬子忽辛為江浙平章恃勢貪穢亦力  
撒合發其姦得贓鈔八十萬錠奏誅之并劾江淮釋教總攝楊  
連真珈諸不法事請急誅以謝天下不聽除北京宣慰使諸王  
乃顏鎮遼東亦力撒合察其有異志密請設備改遼陽參政乃  
顏果反帝自將往討時諸軍皆會亦力撒合掌運糧儲軍供無



乏東方平帝嘉其先見且餉運有勞加左丞命尙諸王算吉女親爲資裝賜之調四川左丞成宗卽位入朝卒于京

陳天祥字吉甫趙州寧晉人以兄祐仕河南徙家洛陽祖忠博洽通經史學者諡曰茂行先生天祥少隸軍籍善騎射李璫叛

據濟南結宋爲外援河北宣慰使承制授天祥千戶令屯三汜

口防遏宋兵事平罷歸居偃師南山躬耕讀書從遊者日衆所

居近緱氏山因號緱山先生初天祥未知學祐亦未之奇也別

數歲出所爲詩祐方疑似手他人及與語談辨該博乃大稱異

鳥臺筆補云御史王惟薦天祥正有爲至元十一年起家郢

達於從政合令河南行省舉用以試所長

復等州招討司經歷從大軍渡江論軍事深爲參政賈居貞所

許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甫入境城

中父老來謁諭曰捍衛鄉井賊不可無兵任事者籌之過當以

致亂今令若輩權置兵仗自衛可乎衆稱便乃條其事於行營

口鎮遏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覬覦之釁此

理勢必然者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於外而

急於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仗不令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

公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

保信豈惟外寇可憂第恐舟中皆敵國矣莫若推布赤心與均

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

便宜處置由是流移復業至隣郡之民來歸者相繼伐茅斬木

結屋以居之鄰邑分寧爲變謀者至吏請捕之天祥曰彼以官

吏貪暴故叛今我一軍三縣官無侵漁民樂其業使歸告其黨

則謀者反將爲我用置不問及敗逃至興國境者數千人天祥

命驗口給糧仍戒土人勿侵擾待事定皆得保全而歸居歲餘

綱目卷之三十三  
代者至務更舊政未久興國復變黃州賊聲言攻陽羅堡鄂州  
大震天祥言於賈居貞曰陽羅堡依山爲壘素有備彼若來攻  
我之利也且南人浮躁輕進易退官軍憑高據險區區烏合之  
衆輒來相敵死傷必多我出精兵躡其後乘勝取黃州壽昌如  
摧枯拉朽耳居貞然其言力趣之乃引兵宿青山明日大敗其  
衆果如天祥言初行省聞變盡執鄂州城中南人將殺之以防  
內應居貞救之不得天祥曰是州之人與彼勢不相接欲殺之  
以利其財耳力止之至是皆得釋復令天祥權知壽昌府事亂  
者聞官軍至多棄城依險自保天祥徧諭使各歸田里惟生禽  
亂首斬於鄂州市由是無復叛者二十一年三月拜監察御史  
會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驟枋政御史中丞崔彥斥其姦帝怒  
歲世榮燄益張明年四月天祥抗疏曰竊惟御史臺受

心之寄爲朝廷耳目之司選置官僚扶持國政肅清風憲鎮  
奸邪居內外百司之間伺察非違知無不糾非予人有宿讎私  
怨而懷報復之心也蓋於國事所繫者大臣子之分不得不然  
耳往者阿合馬以梟獍之姿處鈞軸之重內懷陰狡外事欺謾  
專擅朝權收羅奸黨子姪親戚分制州軍羽翼爪牙布滿中外  
威福由已生殺任情稔惡之心爲謀不淺實賴聖上洪福卒殞  
其命妻子誅竄無有子遺此前途之覆車後人之明鑑也跡其  
貪暴曠代罕聞遺毒至今未能湔洗去春安童丞相自遠而還  
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服膺柄用再整宏綱思仰治期謂可  
立待及聞丞相果承恩命復領中書省事貴賤老幼喜動京師  
繼而忽有前江西道樞茶轉運使盧世榮者亦拜中書右丞天  
下喧傳皆云彼實阿合馬姦黨當時貪橫之尤者出身來歷往



往能道其詳今自罪廢中僥倖崛起驟當宰執之任分布黨與互相連結見者爲之寒心聞者莫不驚駭斯誠生民休戚所關國家利害所繫事莫有大於此者職食祿居官責當言路舍此不言將復何用且宰相之於國家猶棟梁之於巨室也所居職任荷負匪輕非有才望厭服人心必致將來傾覆之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彼世榮者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實由趨附賊臣濫獲進用始憑商販之資圖欲白身入仕輿金輦賄輸送其門所獻不充別立欠券買充權茶轉運使所犯贓私動以萬計凡其取受於人及侵盜官物鈔以錠計者三萬九千有奇金以錠計者二十五銀以錠計者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已經追納在官具有成案人所共知今竟不悔前非狂悖愈甚以苛刻爲自安之策以誅求爲干進之

既懷無饜之心廣設貪奪之計而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雖其位在丞相下朝省大政實得專擅是猶以盜跖之徒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毒近代亦恐貽貳將來朝廷信其虛誕之辭用居相職名爲試驗實授正權較其能敗闕如此考其行毫髮無稱斯皆既往之真踪可爲已然之明鑑若謂必須再試止可叙以散官宰執之權豈宜輕授夫宰天下譬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成效所損尙輕今乃捐相位試驗賢愚不啻舍美錦較量工拙脫致敗壞後將何追雖良工在旁亦莫如之何矣今丞相以孤忠在上渠輩以同志合從縱有一二善人勢亦安能相抗惟恃一齊之語寧堪衆楚之咻終恐事效無徵同歸不勝其任自古國有名賢不能信任而爲羣小所沮以致大

之爲吳臣漢蕭望之楊震唐陸贄裴度輩千百年後讀其傳想其人無不歛容而長嘆者安童今國之名賢也玉昔帖木兒大夫伯顏丞相皆爲天下所敬仰海內之瞻依者也朝廷果專任此三相無使餘人得以掣肘仍聽傳采衆議於內外者舊中取其聲望素著衆所推尊者爲之參贊則天下之能者各得盡其能善者皆得行其善此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爲今致治之方莫有過於此者又安用捨克在位倚以爲治哉如以三相總其綱領羣力各得其職下順民欲上合天心兆庶之氣旣和天地之和斯應品物遂風雨調年事稔上天所賜獲益良多若聽聚斂之人徒爲刻剝之計兆庶誠有慘傷天地必生災異水旱相仍螟蝗交作年歲荒窘百姓流離其所損亦豈輕哉而管惟校事理國家之與百姓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

民之膚體血氣完實則膚體康強若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憔悴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傾民必須輕賦而後足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歷者前代或因百姓富安以致亂貧困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誠以聚斂之患過於盜賊莫斯爲甚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窮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將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博一己之榮廣邀增羨之功不惜顛連之患期錮錄之悉取歸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斂怨不計國家遠久惟取速效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道旣已不存斂財之方亦何所賴將見田闢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勝言者計任事以來百有餘日今取

其所行與所言不相副者舉數事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  
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能令課程增三百萬  
錠不取於民而自辦今却迫脅諸路官司盡數包認始言能令  
民皆樂業凡今所爲無非失業擾民之事既及於民者民已不  
堪其生未及於民者民又難爲後慮若不早行更張待其自斃  
是竊難除去木病已深事至於此救將何及宜將世榮移置他  
處量與一職視其行事果異於前政治實有成效然後升用未  
晚不使驟膺非分之任致開橫侈之端則朝廷可無後來之悔  
世榮可無喪家之禍君臣上下之間兩全其美非惟國之幸實  
亦本人之大幸也非不知阿附權要則寵榮可期違忤重臣則  
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事在國家關繫不淺憂深  
慮切不得無言况阿合馬事敗之後朝臣以當時不言之

蒙詔讓者多矣今職忝預言官何敢默無一語止自盡此愚  
之心庶免知而不言之咎既已言矣敬聽所裁俯伏於茲待罪  
斯起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奏世祖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  
世榮聽讀天祥彈文仍名天祥與世榮俱赴上都面質既至見  
所伏罪狀卽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入對天祥於帝前再  
舉其所言與未及盡言者世榮一一欵服遂伏誅朝廷錄天祥  
平興國壽昌功進吏部郎中二十三年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  
湖廣錢穀至鄂州卽上疏劾平章要束木貪縱淫虐諸事時桑  
哥竊國柄與爲姻黨摘天祥疏中語誣以不道欲致之死繫獄  
年餘遇赦方釋起行臺侍御史未幾辭疾歸成宗卽位改山東  
東西道廉訪使時盜賊羣起山東居多詔求弭盜之策天祥上  
奏曰古者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弗論他

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歛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  
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  
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  
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繯囚幕卽行刼復勒有  
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爲故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克殘悖逆習  
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語皆切中時弊於是嚴  
督諸司禽殺積盜南至江漢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平陰女子劉  
金蓮假妖術惑人所至官爲立神堂勢寢大天祥命繫之杖於  
市以山東宣慰司官允宜汰且斥言其使貪暴狀格不行遂辭  
去大德初授河北河南道廉訪使稱疾不起尋擢南臺御史中  
丞上章論征西南彝事曰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亦有不得已而  
不已者惟得已則已可使兵力有餘以備不得已而不已者

是之謂善川兵去歲雲南右丞劉深選征八百媳婦此得已而  
不已之事也彼荒裔小邦遠在滇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僻陋  
無用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爲利不取不足爲害深欺上罔  
下興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番民中途變  
生所在皆叛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  
計窮勢蹙倉皇退敗士兵掩擊其後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  
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  
使劉國傑總之以圖收復湖北湖南大起丁夫運糧至播境交  
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己食糧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  
大役驅愁苦之民往迺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  
罔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運過此以後更以何濟比  
聞西征敗卒及將校頗知西南遐陬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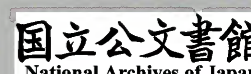
林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  
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且毒  
霧烟瘴皆能傷人羣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野遠遁阻其要  
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饑餒疫病死亡將有不  
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爲深慮也自征伐占城交趾瓜哇緬甸以  
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地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  
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  
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皆深一人實基禍本且聞八番羅  
甸之人向爲征西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骨髓皆  
欲得其肉而分食之惟願下順人心早正其罪更下明詔示以  
聖朝數十年撫養之恩仍諭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  
有相續歸命之日何須遠勞王師與區區小醜爭一且勝負

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羗衆安事載經傳爲萬古  
法爲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遠近得通或用鹽茶二引  
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得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  
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  
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蓄威以致其力期之以久  
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若謂欲罷不能亦當慮其  
關繫之大審定而行彼溪峒諸蠻各有種類今相聚者皆烏合  
之徒必無久能同心拒敵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  
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  
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方命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  
易成若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尤有甚於今也  
不報遂謝病歸七年召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

震天祥上章極言陰陽不和天地不位皆人事失宜所致執政者抑不以聞自被召至京且一歲未嘗得見帝言事嘗鬱鬱不自釋久之移疾去至通州中書追留之不返帝聞之賜鈔五千貫仍命給傳遣官護送至家天祥望闕拜謝辭所賜鈔而行九年拜中書右丞使者五致詔以年老辭仁宗在懷州遣使賜幣帛上尊酒及卽位復召之以老疾不赴卒年八十追封趙國公諡文忠 兄祐一名天祐字慶甫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史時諸王得自辟官屬穆王分土陝洛表祐為河南府總管甫下車咨訪治道奏免征西軍數百家及椒竹諸稅世祖卽位分陝洛為河南西路真除祐為總管在官八年清慎如一日至元初調官法行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鄧尤甚責捕急祐部民丁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奪早刈之庶民力得有益卽諭之使散去俄調衛輝路總管五年十月上書言國家大計有三一曰太子國本建立之計二曰早臣聞三代盛王有天下者皆以傳子非不欲法堯舜禪讓之美也顧其勢有不能爾何則時俗有厚薄之殊民情有變遷之異苟或傳非其人禍源一起則後世紛爭之亂未易息也以是見聖人公天下之憂深矣故孟軻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夫所謂天與子者非天有諄諄之言告諭人主以傳子之計也政謂時運推移無以三代享祚長久至有踰六七百年者以其傳子之心公於為天下不私於已故也伏見聖代龍興崇儲貳故授受之際天下憂危曩者建藩屏之國授諸侯之兵所以尊王室衛社稷實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三 三

祖宗創業之弘規迨乎中統之初頗異於是恃其國之大也謀  
 傾王室者有之恃其兵之強也圖危社稷者有之當是時賴陛  
 下斷自聖衷算無遺策故總攬乾綱則藩鎮之禍消深固根本  
 則朝廷之計定此陛下守文之善經也何以言之天下者太祖  
 之天下也律令者太祖之法令也陛下豈欲變易舊章作為新  
 制以快天下之觀聽哉誠以時移事變理勢當然不得不爾期  
 於天下之安而已矣由此觀之國本之議昭然甚明不可緩也  
 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年穀屨登四  
 海晏然此其時矣億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勢矣夫天與不受  
 則違天意民望不副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可憂違天意則可懼  
 此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順民心體三  
 代弘遠之規法春秋嫡長之義內親九族外協萬邦建儲皇於  
 春宮隆帝基於聖代俾入監國事撫戎政絕覬覦之心  
 外之望則民心不搖邦本自固矣陛下蘊謙光之德縱不欲以  
 天下傳子孫獨不念宗廟之靈社稷之重生民所繫命乎願熟  
 計而為之則臣民幸甚二曰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專伏見陛  
 下勵精為治頻年以來建官分職總理庶務可謂備矣曰中書  
 曰御史曰樞密曰制國用曰左右部夫承命宣制奉行文書銓  
 敘流品編齊戶口均賦役平訟獄此左右部之責也通漕運謹  
 出納充府庫實倉廩百姓富饒此制國用之職也備軍政嚴武  
 衛闢疆場肅號令謹先事之防消未形之患士馬精強敵人畏  
 服此樞密之任也若夫屏貴近退奸邪絕臣下之威福強公室  
 杜私門糾劾非違肅清朝野非御史不能也如斗之承天斟酌  
 元氣運行四時總百揆平萬幾求賢審官獻可替否內親同姓



外撫四裔綏之以利鎮之以靜立經國之遠圖建長世之大業  
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以作新太平之化非中書不可也皇天以  
億兆之命懸於陛下之手陛下父事上天子愛下民其道無他  
要在慎擇宰相委任責成而已蓋陛下元首之尊也中書腹心  
之寄也御史耳目之司也方今之宜非中書則無以尊上非御  
史則無以肅下下不肅則內慢上不尊則外侮內慢外侮亂之  
始也上尊下肅治之基也故虞書載明良之歌賈生設堂陛之  
論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凡今之所以未臻至治者良由法無定  
體人無定分政出多門不相統一故也臣謂諸路軍民錢穀之  
官宜悉委中書遷轉其賞罰黜陟一聽於中書其善惡能否一  
審於御史如此則官有定名之實法有畫一之規矣又大臣之  
和不貴同和於義則公道昭明有異議之治同於利則私心

生起忿爭之禍此必然之效也誠能中外戮力將相同心和  
鹽梅固如金石各慕相如寇仇相下之義以吐贊皇猷陛下  
之以日月之明懷之以天地之量擴威福之權執文武之柄  
法有定體人有定分上之使下如身之運符符之任指卜之事  
上如足之承身身之尊首各勤厥職各盡迺心夫如是天下何  
憂不理國勢何憂不振乎雖西北諸王未覲天顏東南一隅未  
沾聖化其來庭之議稱藩之奏可魁日而待也所可憂者大臣  
未和大政未通羣小流言熒惑聖聽干撓庶政虧損國威摧壯  
士之心箝直臣之口至使人情以緘默為賢以盡節為愚以告  
訐為忠以直言為諱是皆奸入敵國之幸非陛下之福也臣恐  
此弊不已習以成風將見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雖有  
夔皇為臣伊周作輔亦不能以善治陛下有垂成太平之功而



復有小人基亂之數此臣所以惜也今大臣設有奸邪不忠竊弄國柄者御史自當言之乃其職也百官自當論之乃其分也烏在無賴小人不爲鄉黨所齒者驟興攻訐之風於朝廷之上乎臣知國家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惟陛下遠之則天下幸甚三曰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臣聞君天下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其來尙矣蓋天地間有中和至順之氣生而爲聰明特達之人以待時君之用是以聖王遭時定制不借材於異代臣愚以爲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也今之人材猶古之人材也賢俊經綸之士豈獨生於曩代而不生於當今顧陛下求之與否爾伏見取人之法今之議者互有異同或以選舉爲至當而賤科第或以科第爲至公而輕選舉皆非古今通論也夫二帝三王之下階唐以上明君睿主所得社稷之臣王

之輔蓋亦多矣其豐功盛烈章然著於天下後世耳目者迹其從來亦可考也或起於耕耘或求之版築或獵於屠釣或遇獻言而入侍或由薦進而登朝至於賢良方正直言孝廉貢舉之著遭際萬殊不可勝紀豈皆一出於科第乎自隋唐以迄宋金數百年間代不乏人名臣偉器例皆以科第進豈皆一出於選舉乎及乎徽宗末葉崇禎會神於朝廷之士皆能尊主庇民論道佐時寧復有彼何此崇禎之淵哉夫士之處世亦猶魚之處水今魴之在河鯉之在洛人皆知之其取之之術固有筌罾罟釣之不同期於得魴鯉則一也臣謂方今取士宜設三科以盡天下之材以公天下之川亡金之士以第進士歷顯官并耆舊宿德老成之人分布臺省諮詢典故一也內則將相公卿大夫各舉所知外則府尹州牧歲貢有差進賢良則受賞進不肖則受

罰二也頒降詔書布告天下限以某年開設科舉三也三科之外繼以門廕勞効參之可謂才德兼收勳賢並進如此則人人自勵安敢苟且將見將相得人於上守令稱職於下陛下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夫天下猶重器也器之安危置之在人陛下誠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基宗社於磐石之固可不以求材爲急務乎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斯之謂與抑臣又聞凡人臣進深計之言於上自古爲難昔漢賈誼當文帝治平之世建言諸侯強大將不利於社稷可謂切中時病矣然當時舉以誼言爲過故帝雖嘉之而不能用逮景帝之世七國連兵幾危漢室誼之言始驗於此董仲舒當武帝窮兵黷武之初譬之琴瑟不調甚者當更張而不更張可謂深識治體矣然當時亦以其言爲迂故帝雖納之而不果行逮後海內虛耗口減半帝始

下哀痛之詔仲舒之言實驗於此向使文帝用賈誼之言行仲舒之策其禍亂必不至此漢之爲漢又豈止如是已哉至唐太宗清明在躬以納諫爲心而魏徵恥其君不及堯舜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聽聽無不行故能身致太平比功較德優邁前主臣誠才識駑鈍以之比擬前賢如霄壤涇渭固自有間然於遭逢聖明誠懇懇志在納忠則一也臣請以人身之計言之如冬之祈寒夏之甚暑此天時變於上者也在修人事以應之故寒則衣之以裘暑則服之以葛非人情惡常而好異也蓋亦時候使然期於康寧其身而止或冬之裘且加於流火燦金之夏夏之葛苟施乎堅冰圻地之冬將見嚴酷厲人危在朝夕又烏能答天地之正算養喬松之上壽哉國計安危理亦如是臣謂三本之策若施於太祖用武之世或所未遑行於陛下文

明之特誠爲至計此天下之公論也願陛下不以人廢言力而行之則可以塞禍亂之源可以致太平之化可以保子孫於萬世可以福蒼生於無窮臣敢越職言事事雖未盡行時論稱之六年置提刑按察司首以祐任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時中書尙書二省並立帝厭其煩欲合爲一集大臣雜議祐還朝特命預議河合馬爲尙書平章欲奏尊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祐有異議許進祐尙書省參政以啗之及入議極言中書政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其虛位不須設事遂寢阿合馬怒祐忤已除僉中興路行省事會大舉伐宋遣祐僉軍山東民方逃匿聞祐至皆曰陳憲使必無私皆出應期而集十二年轉南京總管兼開封府尹吏每見多失措祐謂曰何震懾若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目之前爲顏子今爲盜

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修飭不敢犯許蔡間有巨盜捕之

急逃入宋境後隨宋降將招搖過汴京祐斥下馬撾殺之于市

民間帖然遷浙東宣慰使時江南初附軍士俘獲温台民男婦

數千口祐悉奪之還未幾行省檄祐檢覈慶元台州民田至新

昌值玉山盜至王惲神道碑云衆謂可去祐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易依倉猝不及備

竟遇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立祠會稽山祀焉所著詩

文名節齋集子夔芍陂屯田萬戶初在揚州聞父遇盜死泣

請於行省願復父讐擒賊魁七人戮于紹興市

冊曰諫如繩直聽宜轉圜排去措克熟計安全追踪賈董

名著簡編二難千古聲施赫然

申屠致遠字大用東平壽張人世祖南征駐兵小濮荆湖經略

使薦爲本司知事軍中機務多所參畫至元初崔斌守東平聘

臺

為儒學官尋授太祝兼奉禮郎帝遣太常卿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宋平兩浙宣慰使舉為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廷江南學田當仍留以贍學行省從之遷杭州總管府推官宋駙馬楊鎮子玠節家富於貲守藏吏姚溶竊其銀懼事覺誣玠節陰與宋廣益二王通有司榜笞誣服獄具致遠讞之得其情溶始伏辜西僧楊璉真伽作浮屠於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二十年拜南臺御史江淮行省副使却顯李兼愬平章忙古歹不法詔勿問仍以顯等付平章鞠必抵於死致遠慮囚浙西知其寃將縱之忙古歹脅以勢不為動親脫顯等械使從軍自贖桑哥嘗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奉使湖廣劾平章要束木貪狀桑哥怒不道奏遣使逮訊行臺御史憚其威莫敢往致遠遂

比遠累章極辨其誣桑哥方促定天祥罪會致遠章上氣乃平江西平章馬合謀於商稅外橫加徵取忽辛籍鄉民為匠戶轉運使盧世榮權茶牟利致遠并劾之又言占城日本不可涉海遠征徒耗中國銓選限以南北優苦不均他如罷香莎米弛竹課禁設司獄醫學等員皆其所條議行者成宗大德初出僉江北道事行部至和州卒所著忍齋行彙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嘗積書萬餘冊名曰墨莊

董文用字彥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喪父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在潛邸命主文書講說帳中從伐宋帝臨江閱戰文炳先突陣文用力請偕行鼓棹直薄南岸諸軍爭進三合三敗之文用乘小舟歸報帝悅使主帳前宿衛名臣事畧云文用從世祖聞鄂州聞憲宗崩猶欲待城破文用一日三諫以神器不可久曠遂班師繼命持印位

詔宣諭邊郡至元初除西夏中興等路郎中始至開唐來漢延  
 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為水田流民復業  
 者戶四五萬時諸王只必鐵木兒鎮西方縱其下橫索文用輒  
 面折以法王怒名使左右雜問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  
 當問請得與天子所遣為王傅者辨之王遣傳出文用謂曰我  
 本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惜者寬慈仁厚如王以重戚鎮遠方而  
 其下虐百姓凌官府傷王令名於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  
 十事傅驚起入白王王名文用謝曰非郎中言我殆不知續文  
考云至元八年文用為山東巡行勸農使入登州境見其墾  
闢有方以郡守為能作詩表異之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與丞  
相安童奏文用代紇石里為工部侍郎紇石里者阿合馬私人  
 也使鷹監奏曰自紇石里去工部不給鷹食鷹且瘦死帝怒促

名治之望見文用入帝曰此豈為爾治鷹食者置不問尋出為

衛輝路總管會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文用

衛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十里間浸淫及衛今又  
 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矣朝廷遣使按視還言衛  
 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事遂寢久之受代  
 歸十九年名為兵部尙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指摘請以行臺  
 隸行省上集朝臣議文用曰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木噬人人猶  
 畏其為虎今虛名僅存而綱紀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爾  
 然無可復望矣昔阿合馬用事商賈賤役多行賄入官及事敗  
 欲盡去其人羣議恐權臣售私恩而朝廷驟歛怨宜使按察使  
 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控訴則是官者國家當  
 飭勵之何反加摧抑也眾從其議俄遷翰林集賢三院學士右  
 承盧世榮以言利得幸大言曰我立法治財能視歲額倍增而



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曰此錢取於右丞家邪將  
 取之民邪取於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  
 歲嘗兩剪其毛今收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  
 無以避寒暑將死且盡明歲安所得毛民財有數剝取之亦猶  
 是耳世榮艱然竟以是敗二十二年除江淮參政有以帝命  
 建佛塢於宋故宮者長官奉行益急會大雨雪入山采木者多  
 僵死文用請寬之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文用曰上命不敢  
 格願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者豈上意邪其人意沮一統志云  
時初得江  
 南往來役夫日以千計文用憂曰吾民瘁矣而重妨耕作殆不可乃以州將吏卒應其役朝廷將用兵海東  
 文用入奏言疲國家可寶之民力取荒僻無用之小邦非計事  
 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編鑑大全云文用既拜命時中丞  
不當埋細務宜舉用賢才乃舉  
王輝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琰  
時桑哥當國恩寵方盛

川獨不之 桑哥令人風其頰毛  
 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也又不答屬朔方軍興徵求愈迫  
 文用曰民急矣外寇未除而內戕其根本丞相宜思之因持郡  
 國所上盜賊數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哉急法苛斂使至此御  
 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  
 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乃密奏其  
 奸狀桑哥猶不知且日譖於帝言其慙傲沮法欲罪之帝曰彼  
 御史職也何罪之有尋遷大司農有欲奪民田為屯者文用執  
 不可再遷翰林學士承旨帝命以諸子入見文用曰臣蒙國厚  
 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為命至再終不以見成宗即位從幸  
 三不刺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  
 慰臣民望且臣聞人君猶北辰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還大

德元年請老官一子鄉郡侍養卒年七十四贈少保壽國公諡忠穆弟文忠字彥誠侍世祖潛邸王鶚嘗言詩帝問文忠能否對曰臣少讀書惟知入孝於親出忠於君詩非所學也從伐宋與兄文炳文用同敗宋師于陽羅堡世祖卽位置符寶局以文忠爲郎居近密安童入領中書建陳十事多忤旨文忠曰丞相夙有賢聲今始出人方傾耳而所請不得行後何以爲政乃從旁代對詳切帝始允可學士徒單公履欲奏行貢舉知帝於釋氏重教輕禪乃言儒亦有教有禪科舉類教道學類禪帝怒召姚樞許衡與宰臣廷辨文忠自外入帝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對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講孔孟之道而好爲詩賦何關修身治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至今所謂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謂道學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欲行其說故以是惑聖聽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國之意帝怒解益都彰德妖人繼發文忠言按察使不能禁止當連坐詔行之時多盜詔犯者皆棄市文忠言殺人取貨與竊一錢者均死恐乖上天好生之德帝然其言有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盜剪官布者帝怒命殺之文忠言今刑曹慮囚罪當死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可因一人言遽加重典宜付法司閱實卽遣文忠及近臣分覈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當朕怒時汝曹皆不敢言非董文忠朕幾戮及無辜矣自安童北伐阿合馬獨枋用懼廉希憲復相表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當代名臣今宰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遂復召入相文忠奏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謙退不肯視事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

紀功傳錄 卷二十三  
決而始啓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謝而已以臣所知不若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敕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帝卽名大臣而諭其意禮部尙書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煥帝銳意欲行廷臣奏以文忠爲侍中近臣乘便言曰陛下將別置省而使盜詐之徒與居其間竊以爲不可文忠忿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近臣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臣盜詐何事帝合言者出文忠猶訴不止帝曰朕知之彼不汝言當文炳爲中書左承奉太傅伯顏表文忠可相帝使繼其官辭曰臣兄有不學吾方之勞可居是位臣嘗給事居中所宣何力敢冒重職乎乃改僉樞密院事車駕行幸詔留大都凡宮苑城門直舍微道環衛營屯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尙乘諸監皆領焉將

病什帝遣中使持藥救之不及而卒贈司徒壽國公諡忠貞

事畧作  
正獻

明曰牧羊喻切慮囚刑平不親細務不驚虛聲有大臣風

合璧爭榮

郭貫字安道保安人才行見推由中書掾調濟南路經歷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承詔分江北沿淮草地劾淮西宣慰使昂吉兒父子專權久不遷調蠹政害民狀不報又言近見江淮無知諸人多有發掘父祖墳墓將地改售於人者止圖利已莫恤祖宗往往聽信野師妄以風水誑惑曰某山強則某支富某水弱則某支貧或曰茲山無鼎鼐之形安得出一品之貴茲山無倉庫之象安得致千金之富於是有一墓而屢遷不已者有子孫不肖不能固守從而墮師巫之術但知多取價鈔



忍於拋掘者甚有豪強之家貪信風水不惜金錢誘之遷移轉  
 賣者更有圖殉葬之金銀破祖宗之棺槨并投骸骨於水火者  
 當今世風澆薄為人後者不務勤儉破蕩財產及至貧乏不自  
 咎責反謂先塋風水不利所致以致輕發祖先塋地高價貨賣  
 不仁不孝情罪非輕若非明定嚴刑切恐愚民沿襲視為泛常  
 嗣後移棄屍骸不為祭祀者合同惡逆定罪買地人知情者減  
 二等科斷元價沒官野師並行責逐庶幾令嚴而民不敢犯刑  
 曹是其言著為令語出典章成宗大德初改僉湖北道事言今四省  
 軍馬數萬征八百媳婦深入炎瘴不毛之地無益於國不聽累  
 除河東道副使仁宗幸五臺山貫進見問廉訪使滅里吉歹何  
 以有善政左右曰皆副使郭貫之教也召拜治書侍御史帝親  
 書其官借以優待皇宗元平政時郭貫出為准

少建言宜置常平倉考按各路農事延祐中進太子詹事累  
 皇太子授金寶已三年宜行冊禮又輔導之官早宜選置從之  
 加太子賓客謁告還家卒年八十二追封蔡國公諡文憲貫博  
 學精篆籀當世冊寶碑額多出其手  
 郝天挺字繼先系出朶魯別族世居安肅州父和上拔都魯當  
 太宗時多著武功為河東五路軍民萬戶天挺以勳臣子召見  
 世祖嘉其容止俾執文字宿衛東宮及建省雲南選官屬除參  
 議雲南省事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不  
 稍遜一日以奏事敷陳明允特賜黃金百兩不受帝曰非利汝  
 也但旌汝肯言耳成宗崩武仁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  
 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閏等十人共議大政盡革尙書  
 省弊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為喻曰御史職在



擊奸猶鷹揚然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則不惟失禽且有傷鷹之患帝嘉其言由是風紀大振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王公之爵者相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乞加官天挺言先帝卽位之時大事初定故於左右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近倖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於朝比者雖命追卽裁罷曾未經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週歲考其殿最爲黜陟此者省院臺部之臣久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哉自今內外大小官屬必候任滿考績方許遷調庶免朝除夕改啓倖長奸之弊又上疏陳七事

曰惜名爵抑浮費減佛事止括田久任使勸農務本勵學養士

詔中書省舉行尋拜河南平章時河南王卜憐吉歹爲丞相待以師禮政教大行皇慶二年卒追封冀國公諡文定嘗修雲南實錄五卷註唐詩鼓吹十卷行世子佑字君輔延祐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孫思恕翰林待制獻所著無逸圖命總裁三史書成歸隱

見一統志

麟游三史書及觀劇  
中書論史以乘直澤各  
寶經正卷指與荷蓮列十卷許川  
以神甄甄幾大許是與二平卒並佳真國公編文安書劉雲南  
請中書會舉許澤耗所南平章批所南王十謝吉文為不四許  
日帶各圖性許費缺許在土許田入并必陳與蘇木賦學養士  
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一十四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臺諫三

楊桓 李元禮 尉遲德誠 王克敬 趙師魯 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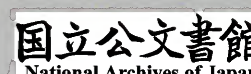
宗 陳思謙 鎖峻兒哈的迷失 高祖塔木 曹伯啓

脫歡 張養浩 馬祖常 曾祖月谷乃 楊朶兒只 子不花

月魯帖木兒 瞻思 自當 遂魯曾 崔敬 李稷

王思誠 亦憐真班 張禎 陳祖仁

楊桓字武子兗州人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  
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世祖中統初侍臣堅童使濟南見桓  
賢薦之補濟州教授名為太史院校書郎奉敕撰儀表銘曆日  
序文辭典雅賜楮幣千緡至元末拜監察御史有得玉璽于木



革黎會孫碩德妻一作家者桓辨其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

曰此歷代傳國璽也亡久矣今皇太孫龍飛而璽復出天其彰

瑞應於今日乎即為文述璽始末上之按史於按禮見傳謂桓

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其文不同大學衍義補

云秦璽者始皇之所作也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獻帝所寶

者此璽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後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

南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抱太元之末得

自西燕更步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

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

乃魏泰所刻者也開運之末後於耶律後為女真所獲者則以

受天命命惟德永昌為文乃石晉所刻者也在此當時皆誤為秦

璽不知秦璽之亡已久方西漢時為元后所擗螭角有微玷魏

文幸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大約螭角無玷其傍

無魏所刻字則非秦璽明甚豈桓所辨者成宗即位桓疏時務

或詔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之故物乎

二十事郊祀天地二親享太廟三先定首相四朝見羣臣

時政得失五詔儒臣以時侍講六設太學及府州儒學教養生

徒七給誥命以褒善敘勞八異章服以別貴賤九正禮樂以

正其名十四試補六部寺監及府州司縣吏十五增內外官

俸祿十六禁父子骨肉奴婢相告訐者十七定婚姻聘財十八

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十九復笞杖以別輕重之罪二十郡

縣吏自中統前仕宦者宜加優異帝嘉納之未幾改秘書少監

預修一統志秩滿歸兖州大德三年名為國子司業耆赴而卒

生平博覽羣籍尤精篆籀之學著六書統六書源書學正韻

云傳國璽秦文曰受天之

而雙秦璽帝以為不詳

冊曰書作夜息生人之恒所策者志與日俱升屏絕昏惰

作聖可憑胡不師古視爾夢夢

李元禮字庭訓真定人性端重燕居不妄言笑歷易州大都路

教授遷太常博士撰世祖及順聖皇后尊諡議及請諡園丘并  
耐太室禮文多所詳定成宗元貞初拜監察御史五臺山佛寺  
成太后將親往祈祝元禮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曰天下之得  
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  
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雖不設諫官御史職當言路卽諫  
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之萬一哉伏見五  
臺山初建寺宇土木旣興工匠夫役不下數萬人附近數路州  
縣供億煩重男不暇耕女不暇織百物踊貴則民將有不聊生  
者矣又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帛廣資福利其不可者有五  
何則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仗秋成扈從經過千  
萬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  
里山川險惡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陛下卽位  
以來遵守祖宗成憲正當兢業持盈之日凡一與動必當備  
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夫財非天降皆出於民今  
朝廷支持調度百倍往時何堪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  
慈悲方便爲教不與物競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  
物爲獻亦不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福未獲而先受勞致天  
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其不可者五也伏願迴轅中路端  
處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聖后妃懿範次以盡聖  
天子之孝思下以慰臣民之願望則不待祈而福自至矣臣謬  
當言路不避僭越誠以愛君心切冀得一悟聖聰與其受不言  
之責寧獲敢言之罪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  
崔政有隙取前章封入奏曰崔中丞私比漢人李御史大言謗  
佛帝怒遣近臣責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鞫問完澤曰

佛帝怒遣近臣責其章敕丞相完澤平章不忽木鞫問完澤曰

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抗言曰他御史懼不肯言惟一御史敢言誠可賞也遂入奏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未幾改國子司業卒封隴西郡侯

尉遲德誠字信甫山西絳州人祖天澤仕金為庫官郡王帶孫拔絳州天澤被俘授雲州御衣局人匠總管父勗仕至潞州知

州德誠歷官太子率更丞武宗至大初改詹事院都事遷家合仁宗見其謹恪常令侍左右數薦士出則未常語人選為河東

道宣慰同總擊姦吏寬稅歛上計京師入見帝方食賜以餘饌擢西臺治書侍御史皇慶二年京師大旱疫德誠疏言西僧作

佛事以疎放罪囚為祈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贖緣倖免實祭典常欲修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延祐中歷遷

東道廉訪使復上疏言事謂懷諸王以固腹心以嚴宮禁立諫官以遠讒佞崇科舉以求人材立常平以備凶荒汰僧

道以寬民力舉賢良以勵忠孝抑奢侈以厚風俗及拯鈔法裁冗官諸事未及報而卒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奇穎大寧在晉西鄙習尚少文克敬

獨孜孜為儒者事初仕江浙左右司都事省檄往四明監倭人互市先是往監者懼番情叵測必嚴兵自衛克敬至悉屏去撫

以恩信番帖然無敢譁鄙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山粟賑糴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饒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

而吾屬顧不仁邪遂得免仁宗延祐中拜監察御史用故事往蓋吏部選有履歷當升者吏故抑之問其故吏曰有過克敬曰

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升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賦駁爲能今王御史務崇寬厚可爲世道賀矣時英宗方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不能輸者有司責之役戶甚無謂當罷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詔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當抽分海舶勘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衆不能奪商德之轉兩浙鹽運使溫州逮私鹽者以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使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自今毋得連逮著爲令俄調海道漕運都萬戶當天曆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勸其還趨直沽克敬謂脫在常年而

往即若是信可罪今蹈蕩死完所漕而還非得已乃請令其計石數附次年所漕舟達京師擢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曰用財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出無名是不當也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雲南獨先蒙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文宗是其議除南臺治書侍御史以正綱紀爲已任不阿宗戚聲譽益著順帝元統初出爲江浙參政有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者其人死子孫且貧有司仍雜置民賦中令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微名爵今身死家破豈可使一郡之人均其害且國用寧乏此邪奏免之續文獻通考云又奏罷富民承佃江視事甫五月請老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

傷其根無功德而泰富貴何以異此又曰世俗喜言勿認真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真豈盡忠之道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時稱名卿生平喜誦讀有所得輒手抄爲書所著詩文奏議傳于世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明曰人生在誠不誠乃僞自異說滋不着爲貴貽害人心流爲極弊認真一言救時砭劑

趙師魯字希賢霸州文安人父趾秘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莊在太學力學如寒士仁宗延祐初爲興文署丞後補中書省掾於朝廷典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明敏果斷執政多奇之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迓景福百王不易之典也宜鑒成憲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燈

師魯上言燕安怠惰靡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闊遽命罷之是時宰相倒刺沙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衆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容衆謀者也不報有朝士年未及致仕其子請預廢其官執政欲從之師魯駁其非事遂止文宗天曆中遷樞密院判官持節治四川軍宣上威德士卒懷其恩信未幾出爲河間路轉運鹽使暇日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以疾篤棄官歸京師卒封天水郡侯諡文清

秦起宗字元卿廣平深水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授之成誦卽削去更寫年十七選入蒙古學學輒成



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仁宗延祐初  
爲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業財賦非所專  
治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遇災而有司抑不聞或  
無災而冒免起宗微行得實官民不敢欺文宗初立命威順王  
征八番蠻時蜀省囊加台尙拒命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尙上  
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役非  
秦元卿幾爲失計尋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尙受人婦女賤買  
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蹠辨良久敕令起起宗不起會  
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尙無以正國法帝  
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又劾閩憲十伯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  
流之嶺南久之遷都漕運使帝召諭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  
之俄轉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亟還之民僚佐有  
燕集成禮卽止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清靜庶使吾民化之

年請老以兵部尙書致仕卒諡昭肅

陳思謙字景讓祐之孫也少孤警敏好學尤深於邵子學極經  
世書文宗天曆初爲丞相高昌王亦都護所舉時年四十矣授  
典寶監經歷踰月改禮部主事首言教坊儀鳳二司官屬不當  
與文武臣並列朝會宜置百官之後大樂之前詔從其議至順  
元年拜西臺御史建明八事曰正君道結人心崇禮讓正綱紀  
審銓衡勵孝行紓民力修軍政先是關陝饑民多粥產轉徙及  
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令聽民倍直以贖使富者收兼入之利  
貧者獲已棄之業御史李擴行部甘肅金州民劉海延都其男  
元元自稱本流民非伊子告父掠其財擴偏聽以酷法斃其父  
思謙劾擴逆父子之天壞朝廷之紀遂抵擴罪明年拜監察御

史首陳四事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臣民之寄前有  
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自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  
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混一六十餘載土宇  
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產猶思謹守之以爲先人  
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以  
皇上爲有元之聖主今日乃圖治之盛時不可失也又言戶部  
賜田諸怯薛支取海青獅豹肉食及局院工糧好事施舍一切  
泛支以至元二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  
三十九萬餘錠宜節無益之費備軍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  
民夫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一有征行必括民馬方今西越流  
沙北際大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  
設詳收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後馬大蕃  
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充國用亦  
其一助又以銓衡之弊人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  
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  
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  
書二曰叅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上各舉所知得才則  
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  
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在內者不得三考  
連任京官在外者已歷兩任准遷內職若材非出類守不敗官  
者則循以年勞處以常調帝可其奏時居憂者多奪情起復思  
謙言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金革不可從權有詔起報嚴寺  
思謙言兵荒之餘當罷土木以紓民力帝嘉之曰此正得祖宗  
立臺憲意繼此寧有當言者無隱順帝至元初出爲淮西道副

使未期月引疾歸名爲中書省員外郎上言強盜但傷人者皆  
罪死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鬪毆殺人者例止杖一百與私  
宰牛馬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詔下法曹更議  
定制至正改元累遷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言於宣讓王  
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懿親鎮撫淮甸  
豈得坐視願與王戮力殄寇王曰此吾責也如鞍馬器械未備  
何思謙括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與王分道並進遂平廬州既  
而穎寇將渡淮又言於王曰穎寇東侵宜亟調芍陂屯軍爲倚  
王曰非奉詔不敢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擅發之罪願自  
坐王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方爲屯田萬戶名語曰吾祖宗以  
忠義傳家汝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  
報以無負朝廷尋召拜御史中丞年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人

言感疾強拜命明日卒追封魯國公諡通敏

冊曰世臣之胄謹守祖功朝儀以正銓選爲公節財蕃牧  
民力稍豐定殺人法詰殄寇戎匪尙苛猛惡難縱容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五世祖名宋五設託陟託陀耆其  
國王所賜號猶言國老也高祖塔木從太祖圍燕征遼西下平  
灤鎮撫白霄諸城號都元帥久之徙治興平薄賦歛役有時歸  
者四集卒之曰遺命葬以紙衣瓦棺諡忠武曾祖阿里乞失嗣  
父職從伐高麗有功卒諡武襄祖阿台憲宗時爲平灤路達魯  
花赤灤爲孤竹故國乃廟祀伯夷叔齊以勵風俗卒諡忠亮父  
迭里威失仁宗時爲河間路總管歲饑出官庫所積賑之官至  
遼陽參政鎖咬兒哈的迷失年十二宿衛英宗潛邸掌服御諸  
物及卽位拜監察御史首言國家命令所以宣揚政化敷布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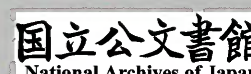
綱爲法於當時垂憲於後世苟非爲國爲民不可輕易發也書曰謹乃出令令出惟行不惟反古之王者其於發號施令慎重如此王言一出天下莫不廓然丕變各得所欲雖山川草木亦皆觀光動色故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良以此也昔唐以中書奏事門下封駁尚書奉行亦謹號令之意伏惟聖朝中天建極祖宗以來凡出號令必與大臣協謀然後誕告天下是以億兆承聽莫不聳動故自中統建元至今詔令遂爲家法竊見近年所降命令非但煩數間亦未孚且皇元立制政柄總歸中書雖屢誡中書不得隔越奏事然諸司奉行不久旋卽背違凡有陳情輒白朦朧奏行變易紛紜法無所守誠非所以取信於四方爲百姓之觀瞻也迹其所由蓋因挾權撓法之臣不惜國體越職犯分各私其所爲而致然耳近如帝師法旨護持各路寺廟居然宣示其始終辭理竟與綸音相似求之禮法尤且謬戾蓋發號施令者人君之大柄非帝師所宜行也嗣後應令器奏取自聖裁若隔越奏事者朝廷戒飭雖嚴然而朝出暮更且行且違者無他賞罰不信故也宜將從前隔越中書已行詔旨盡數拘收仍明定擅自奏事科斷之條以示必罰不可再長僥倖之風至朝廷詔誥既皆由國史翰林其承旨學士等員皆帶知制誥以知國朝典政者首領院事擬撰綸綍應專命掌之凡有奏行布告並從中書省送院詳定可否其或措置失宜有損治體者則繳駁封回其可行者則加潤飾譯寫此亦唐中書尙書門下之制也廷議是之嘗爲令語出典章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利於京西壽安山與鄒史觀音保成球李謙亨上章極諫謂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且歲在辛酉不宜

續通志 卷二十四 九

興築時丞相鐵木迭兒當國疾忌臺諫其子鎖南方為治書侍  
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告徒相與訕上  
以揚已直大不敬帝怒殺鎖咬兒及觀音保而杖珪謙亨等黥  
其面竄諸奴兒干泰定初雪其冤追封永平郡公諡忠愍賜其  
妻子鈔各千錠名謙亨還錄用一統志載李謙亨曲沃人後官浙東海右道廉訪使  
問曰職居言路寧別外內况其所陳尤為剴摯一職之忿  
諫官以罪讒夫之口吁其可畏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陽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學問世  
祖至元中歷仕西臺御史關陝白許衡倡道學教多士伯啓請  
建祠立學以表其蹟四川廉訪僉事潤淵木以苛聞伯啓糾黜  
之仁宗延祐初轉西臺都事丞相鐵木迭兒專政一日名法曹  
獨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為久弗治衆莫敢對伯啓從容

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大司宣慰使法忽魯丁僕  
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計朝廷遣使督徵率以賂  
免最後伯啓往其人已死乃諭其子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  
納賂於人曷若償之官第條汝父所賂數官為徵理諸受賂者  
懼潛歸之其子得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遷司農丞奉命至江  
浙議鹽法罷檢校官置六倉於浙東西設運鹽官輸運有期出  
納有次船戶倉吏盜賣漏失者有罰歸報著為令尋拜南臺治  
書侍御史因言揚清激濁屬在臺憲諸被枉赴愬者實則直之  
妄則加論可也今訟冤一切不問豈風紀定制乎英宗即位出  
為山北道廉訪使時建西山佛宇甚急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  
請緩近臣激怒上聽遂誅言者伯啓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  
以不諍乃劾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名帝為之悚聽召拜



御史臺侍御史同修大元通制伯啓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也法當改丞相是之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矚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生平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多名士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學首取呂思誠姚紱諸君子雲南僉事范震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恨死伯啓具其事書之史館真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啓白其枉進擢風憲屢起淮東道廉訪使使驛敦迫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戒乎會長子震亨卒于毗陵往拊其喪卒于道追封魯郡公諡文貞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藁續集三卷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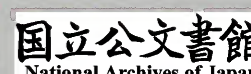
脫歡唐兀氏先世以業弓進祖塔兒忽台從征阿里不哥死焉

羅台有戰功積官昭信校尉脫歡爲監察御史嘗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氣宜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費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鶻戶多富商大賈宜與軍民一體應役如此則徭賦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毛羽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玩德喪志之具今後諸色人不許賞寶中賁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奸商無所施其伎而國有著積矣其辭懇直當時稱之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自幼有行義嘗旦出遇有遺楮幣於道其人已去急追還之年十歲卽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以才行薦爲東平學正游京師獻書平章不忽木大奇之累辟臺省椽一日病平章親至其家問疾四顧壁立嘆曰此真臺掾也後授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所罷

舊盜之朔望來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為此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豈非絕其自新之路衆感泣相戒曰願毋負張公至大初拜監察御史議立尙書省養浩言其非便既立又言變法亂政將禍天下臺臣抑不以聞乃揚言曰昔桑哥用事臺臣不言後幾不免今御史既言之而不以聞臺將安用時武宗將親祀南郊不豫遣大臣往代忽風烈人多凍死養浩復揚言曰代祀非其人故天示之儆大忤時尙書省得選用臺官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使盜自選可乎遂疏時政十弊謂賞賜太濫刑禁太疎名爵太輕臺綱太弱土木太盛號令太浮侍門太多風俗太靡異端太橫取相之術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改翰林待制尋構以罪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禍變姓名遁去及尙書省罷始召爲右司都事遷秘書少

監仁宗延祐設科以養浩爲禮部侍郎知貢舉諸進士詐謬不納且曰諸君但思報國奚勞謝爲已擢西臺治書侍御史英宗欲以元夕張燈內庭爲熬山養浩諫曰世祖臨御三十年每當元夕閭閻之間燈火有禁况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坑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願以崇儉慮遠爲法喜吝樂近爲戒帝大怒旣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迺賢金臺集云先一日御史觀官保以諫五臺山事棄市翌日養浩復諫燈山人皆代爲危懼不意大蒙嘉紀賜予以父老棄官歸養自是七詔皆不起文宗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人相食特起西臺中丞慨然就道禱華山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水深三尺禾黍自生時斗米十三緡民持鈔往糴鈔稍昏卽不用詣庫倒易累口不能得民大困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悉以印識其背



又刻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米商視印記詣庫驗數易與新  
 鈔又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長安民買海殺子以啖母慟失聲  
 且命出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到秦四月止宿公  
 署夜禱於天晝則賑饑日不勝給每撫膺慟哭遂得疾不起追  
 封瀆國公諡文忠

又元詩選載有雲莊類藁

大方通鑑云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淵曰昌言忤時知幾遠避誠可動天况人意憂國瘁民

致短年歲臣盡如公治平易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之天山先世事金為馬步  
 軍指揮使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當大兵破汴時  
 來歸憲宗命協理斷事官事奏免儒人丁立常平倉多所建自

從世祖南征雷沛掌饋餉卒諡忠懿許有壬碑云祖世昌行省郎中父潤同知

漳州路總管府徙家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市書十歲時  
 見燭歛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眾笑異之既長往從蜀儒張頌  
 講道儀真質疑義頌甚器之延祐初貢舉法行鄉會試皆舉首  
 授應奉翰林文字擢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鄉久猶居東宮常  
 飲酒無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  
 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  
 天繼統當極寶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當思百  
 拜之義又言古者建立言官非徒撫摘百官短長照刷諸司文  
 案蓋以拾遺補闕振舉綱維上有關於宗社下有係乎民生禮  
 文風俗治體所存名爵益贈政理斯在教化有方則善惡自別  
 設施有法則緩急自明重穀則農知勸定制則官有守修武則  
 先郵兵勤民則先察吏事欲究其本末言不悖於繁蕪因建白



十五事英宗為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於時鐵木迭兒為丞相威權自恣相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官答里麻劾其十大罪仁宗震怒命解相位泰州山移祖常言山本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常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有是異疏入大臣皆家居待罪亡何鐵木迭兒復相左遷開平尹欲陰中之祖常懼退居光州先是答里麻在臺班有高昌僧恃丞相威娶婦南城詰其違法笞辱之至是亦解職去久之鐵木迭兒死乃除祖常翰林待制祖常嘗作上都分院記曰天子歲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藥鞭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為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懈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一休惟詞臣獨無他為從容裁筆給輶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疲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為職業非如眾有司務以集事為賢者也至治三年祖常官待制借出他從上懼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澄臣勝

謂不煩訓諭變商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又寡足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為詩歌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暇是選者良亦榮矣文宗天曆初累除南臺中丞順帝元統初名議新政賜鈔萬貫遂拜御史中丞持憲益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容祖常以苛細不問嘗言將家子弟多驕脆有辜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科儲材以備非常之用格不行尋轉樞密副使辭疾歸屢起行臺中丞皆不赴卒封魏郡公諡文貞嘗預修英宗實錄及皇極大訓承華事畧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畧及風憲宏綱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嘆賞謂中原碩儒云元詩有石田集浙東廉訪蘇天爵請於朝刻以行世楊朶兒以河西寧夏人少孤即知自立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

重從行懷孟仁宗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偕李孟先入仁宗至  
京師朶兒只譏察禁衛警備無不周密既佐定內難仁宗退居  
東宮授太子家令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武宗聞其賢召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武宗顧視之曰然授延  
慶司使仁宗始總大政執誤國者將盡誅之朶兒只曰爲政而  
尙殺非帝王治也帝感其言特誅其尤者他日帝與李孟論元  
從人材以朶兒只爲第一帝然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省改造  
至大銀鈔兼鑄銅爲至大錢至是帝欲並罷朶兒只曰法有便  
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銀鈔固當  
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行占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  
可以遽廢膏雖不用時論是之已遷宣徽院副使御史請遷爲  
中書平章帝以宣徽膳用素不會計特以委之不許有言近臣受  
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時張珪爲御史中丞叩頭諫遂  
朶兒只言於帝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義世無諍臣久矣張  
珪真中丞也帝喜竟納珪言拜朶兒只爲侍御史帝宴閒時羣  
臣侍側者或言笑踰度帝見其正色每爲收容有犯法者雖貴  
幸無所貸怨者因共譖之賴帝知之素不得行未幾拜御史中  
丞中書平章張問以妻病謁告歸江南奪民河渡地以其失大  
體劾罷之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莫不問復劾  
而杖之御史納璘言事忤帝怒叵測朶兒只一日至八九奏  
曰臣非黨御史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帝曰姑宥之可謫爲  
昌平令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但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  
來者用是爲戒不復肯言矣帝不允後數日帝閱貞觀政要朶  
兒只侍帝顧謂曰魏徵占之遺直也對曰直由太宗使太宗不

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邪當赦之以成爾直  
行上書論朝政得失面詆宰相者宰相怒取旨將殺之朶兒只  
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殺之何以示信於天下且使臣亦  
負其職矣帝悟得釋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  
邀王爵以贈先世或謂朶兒只眷倚方重苟言之當可得曰家  
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尙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  
勵僥倖者亡何遷集賢大學士先是武宗崩皇太后在興聖宮  
召鐵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卽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  
更潛結徽政院近臣得再入相恃勢貪虐愈甚日蕭拜住爲平  
章稍牽制之及朶兒只拜御史中丞慨然欲糾正其罪會上都  
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弼守賀勝出之不得  
朶兒只廉知其所受弼贓鉅萬入奏帝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  
兒走匿興聖近侍家朶兒只持之益急近臣以太后旨召至宮  
門責以違旨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  
后旨也帝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但罷其相位而遷朶  
兒只爲集賢學士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臣職事不敢與聞  
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今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子左右  
恐售其奸則禍有不勝言者仁宗崩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兒  
果復相乃宣太后旨名蕭拜住朶兒只至徽政院責以前違太  
后旨令伏罪朶兒只曰職在中丞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邪鐵木迭兒又引同時御史二人證其獄  
朶兒只不顧而唾曰汝等思嘗得倚風憲故爲是犬豕事邪坐  
者皆慙俯首頃之傳旨執朶兒只載諸國門外與蕭拜住俱見  
殺至治初張珪爲平章屢言其寃終不自泰定帝立始降詔褒

贈追封夏國公諡襄愍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幼有才氣善書後遭家難益自勵名節以諷怨家者獄成不花獻之曰以十歲兒受十一創且彼以斧殺怨必盡其力何創痕之淺反不入膚邪得其情平反之文宗天曆初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軍亂郡守吏皆逃不花獨率衆出禦陣潰見殺二僕亦被執曰吾主既爲國死吾苟得生他日何以見主於地下欲起殺讐讐要斬之至順二年贈禮部尙書以褒其忠

則曰犯顏政諫夙荷主知正人倚賴適逢其時雖死奸佞氣節不衰子孝婦烈身端影儀炳炳青史千古昭垂

月魯帖木兒卜領勒多羅伯臺氏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官遷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兒幼警敏讀書強記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置酒左右曰斯人容貌不凡果誰氏子對曰臣父普蘭奚也帝曰汝父贊謀定國難朕至今未忘因命常侍禁庭哈刺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閣赤辭問曰汝年幼欲何爲對曰欲爲御史聞者壯其志久之果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丞相鐵木迭兒受富民張弼賂五萬貫乞留守賀勝貸死帝怒奪其印擢月魯帖木兒殿中侍御史他日帝語近臣曰朕聞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不亦可乎衆稱善月魯帖木兒起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爲之者願陛下正大位勤政治以保萬世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法哉帝善其對

後鐵木迭兒復入相參議乞失監以受人金帶繫獄乃愬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嘗誣丞相受昧皇太后命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始釋出爲山東鹽運副使期月間課增以萬計俄丁外艱歸泰定帝晏駕河南平章伯顏矯制授爲本省參政其議起兵迎懷寧王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奚辭以對伯顏怒會行省參政明里董阿近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兒爲御史時曾劾其娶娼女冒受封因說伯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乾寧安撫司安置後移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召還紅巾盜起拜平章政事行省江浙北至招募民兵數千人恢復淳安等縣次徽州以疾卒于軍

瞻思字得之其先西域大食國人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授真定路課兌使因家焉父幹而始從儒不事仕進

瞻思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言此弱冠博極羣籍汪洋度衍諸踐履皆篤實之學延祐設科有勸其就試者瞻思不應泰定中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帝厚遇之時倒刺沙柄國西域人多附焉瞻思獨不往屢使人招致之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預修經世大典以議論不合求去帝命侍書學士虞集慰留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還命集傳旨曰卿且覓歸行名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以內艱不赴順帝至元初徵拜西臺御史卽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乾綱敦宗室禮勳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禁網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瞻思所言皆當時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時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

衆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瞻思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地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爲邊患宜設官撫定詔卽其地置紹熙宣撫司未幾改僉浙西廉訪事浙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多隱徭役瞻思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朝廷是之尋以病免先在西臺時務理冤出滯平反大辟之獄先後甚衆然未嘗故出人罪以市恩嘗決獄咸寧有婦宋娥者與隣人通隣殺其夫五府官以爲非共殺且旣經赦將釋之瞻思持不可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瞻思曰是謂故出人罪且公欲種陰德於生者奈死者何卒正娥罪卒年七十四追封恒山郡侯諡文孝生平遂於易家貧餽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

精詣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諸書藏于家

冊曰法期平允匪以市恩侈語好生死者蒙冤以戒倖免慈用方宏惟當疑似寧失不經

自當蒙古人英宗至治初爲監察御史錄囚大典有以事繫獄者其人偶見有繫駝死道旁因昇至家醢之置數甕中會官駝被盜捕索急遂執而勘之不得已誣服自當疑其冤臺官謂賊旣具是特御史畏殺人耳不聽後數日遼陽以獲盜聞冤始白人服其明泰定帝立扈從至上都劾參知政事楊庭玉賊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之俾復任章再上庭玉竟以是罷又奏平章禿滿迭兒當英宗被弒必預聞其謀不省反賜黃金繫腰自當遂辭職改中書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親往閱治

還言水性無常民且瘁難以成功卒寢其役會三皇后殞命工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自當不卽興工尙書曰此奉特旨員外有悞恐罪歸於衆曰設有罪自當獨任未幾帝果問成否省臣名之責其慢白當請入對既見帝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若改作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帝大悅語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庶不悞大事特改中書左司郎中帝欲加號太后曰太皇太后命朝堂集議白當謂於典禮不合衆曰英宗朝已有行之者曰英宗孫也今上子也太皇太后之號孫可以稱之子不可以稱之也議遂定文宗卽位有使持詔自江浙還言省官不遽迎詔帝怒遣使問不敬狀白當言於丞相燕帖木兒曰皇帝新卽位雲南四川猶未平若以使臣一

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况江  
則造言以陷之耳丞相言於帝事乃止進參議中書省事省臣議封太保伯顏王爵衆論可自當獨不言問其故對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爵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出自上意今欲加太保王封丞相宜請於上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創天寧寺令有司起民夫南臺御史亦乞刺台曰太子爲好事宜出錢募夫若役民則朝廷知之非便至是悉召南臺御史俾皆入爲監察御史惟亦乞刺台不與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能盡心直言此忠臣也今無罪見黜非所以示臣下乃除僉憲湖南文宗嘗欲游西苑自當諫曰陛下以萬乘之尊而汎舟自樂如天下何不聽遂稱疾不從帝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

朕此游邪臺臣進除日帝以筆刪去一人而改將作院官閭閻  
名自當言閭閻爲人詎諧惟可任教坊職若以居風紀則臺綱  
掃地矣乃止已出爲西臺侍御史順帝元統初除福建都轉運  
鹽使先是自當居左司郎中時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  
鹽引六萬賜中書參議撒廸自當執不可僅以福建鹽引一萬  
與之至是復奏鹽引宜盡入以資國用紓民力時撒廸方爲御  
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人省自當母於京師旣而以母憂去尋  
復起爲治書侍御史寧夏人有告買買等謀害太保伯顏者委  
自當與省院官往鞫無實以誣坐告者伯顏怒自當曰太師所  
以令吾三人勘之者以國法所在也若欲加罪則自當實主其  
事乃左遷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終始一節有古遺直  
風然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君子惜焉

魯曾字善止河南修武人文宗天曆二年進士辟御史臺  
會臺官劾中丞史顯夫簡敷魯曾開封章於大夫前曰中丞素  
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直聲大著  
順帝元統初除太常博士時武宗廟未立后上集羣臣廷議太  
保伯顏謂明宗母亦乞烈氏可配享徽政院傳太后旨以文宗  
母唐兀氏可配享伯顏問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  
主今官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魯曾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  
朝已膺寶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其明文二母固妾也今以無子  
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  
私尊其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慕容垂卽位追廢母后文明  
段氏於別室而立其生母蘭氏爲文昭皇后以配享先主貽萬  
世笑豈可復蹈其失集賢大學士陳顥出口唐太宗開曹王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九十四  
唐太宗  
之母爲后亦二后也奚不可魯曾曰堯母爲帝魯庶妃堯既爲  
帝未聞冊妃爲后而配魯今上爲大元天子顧不法堯舜而法  
唐太宗邪衆服其議會伯顏敗魯曾拜監察御史疏劾其黨太  
尉答失海牙阿吉刺等八人皆見黜久之除樞密院都事上言  
前伯顏專殺大臣利其妻女多巧誣以罪今後官民有罪應及  
身而止又鄰王被陷妻女流離當雪其無辜給復其子孫帝從  
之除刑部員外郎悉辨正橫權伯顏所誣者後至正十二年丞  
相脫脫討紅巾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爲軍遷魯曾  
淮南宣慰使領軍事募鹽丁五千人克復徐州繼領所部討淮  
東卒于軍

冊曰魯稽后稱助少康世元妃庶妃上古無紀所引雖荒  
其議則是

崔徽字伯恭大寧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初由刑部令史擢  
中書掾順帝至元六年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后  
號徙置東安州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亦放之高麗敬上疏  
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撤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  
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罹此播遷天  
理人情有所不忍且明皇當上賓之尊太子在襁褓之間尙未  
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  
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也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  
心未免有彼此之見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尙須  
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其所况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所今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  
笑邊邦取辱外國况蠻貊不可測度前生他變良可寒心臣願

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則天意回而人心悅又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慎之心也今失刺斡耳朶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况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早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誠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槃華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饑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諸鄉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臣不知此奏稟承請無虛日甚至以舊年所積寶物遍賞僕

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登

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

又將何以為賜乞追回原賞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皆不  
 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至寧獄有李秀者本訓童村落  
 有司以偽造鈔逮之捶楚誣服廉知始謀者為大同王濁有  
 司誤執秀以塞責移文至大同得濁而出秀罪至正中累遷  
 刑部尚書廣東憲府警殺處以大逆敬曰憲府以私相害致有  
 是變非大逆坐一家者比議始定等改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  
 屯田使請給鈔十萬錠招致軍民屯管屯種歲收粟百萬斛以  
 給邊防盜據齊魯以敬為中書參政分省陵州供給諸軍民力  
 不繼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于是河北燕南士民踵至積粟百萬  
 石民獲少穰官至江浙左丞卒諡忠敏  
 李稷字孟函滕州人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父官袁州師

夏鎮得春秋之傳為名進士順帝至正初擢監察御史劾闔室  
 高龍十恃恩私侵撓朝政交通時相為國基禍宜早正邦刑疏  
 入流之邊境又言御史封事須至御前開拆以防壅蔽言事官  
 須加優擢以開諫諍之路殿中侍御史給事中起居注須任端  
 人直士書百司日奏及帝所可否付史館以備纂修之實承天  
 護聖寺灾有旨更作稷言頻年水旱相仍公私交乏不宜妄興  
 大役議遂寢帝方注意守令稷言下縣尹多從吏部銓注或非  
 其才宜併歸省選茶鹽鐵課責倘長吏動受刑譴何以臨民宜  
 分委佐貳投下達魯花赤蠹政害民不當授正官帝悉可其奏  
 五遷至戶部尚書廷議以中原租稅不實將復起徵稷曰方  
 今妖寇竊發民庶流亡此政一行是驅民為盜也相臣是之尋  
 遷治書侍御史從丞相脫脫不魯州歸奉以山東廉訪使

致仕卒于京追封齊國公諡文穆稷為人孝友恭儉尤為

離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既沒皆撫其遺孤人以是

袁州志云夏鎮字定遠宜春人以進士授茶陵州判官行誼端飭學者宗之

王思誠字致道兗州嶧陽人七歲從師授孝經論語即成誦家  
 本業農其祖佑詬家人曰見大不教力田反為此迂儒事邪思  
 誠愈自力學日進登至治元年進士順帝至正初由國子司業  
 拜監察御史疏言京畿自去秋不雨三冬無雪方春首月蝗生  
 黃河水溢蓋不雨者陽之亢水涌者陰之盛也嘗聞一婦啣冤  
 三年大旱往者伯顏專擅威福讐殺不辜鄰王之獄燕帖木兒  
 宗黨死者不可勝數非直一婦之冤已也豈不感傷天和宜先  
 雪其枉再敕有司行禱百神陳牲幣祭河伯發卒以塞其缺庶  
 可名陰陽之和消水旱之變此應天以實不以文也行部至檀

州首言采金鐵冶提舉司設司獄掌囚之應徒配者鈇趾以舂金鑛舊嘗給衣糧白天曆以來水壞金冶因罷其給齧草飲水死者三十餘人瀕死者又數人夫罪不至死乃拘囚至於餓死不若加杖而速死之愈也况州縣俱無囚糧輕重囚不決者往往多斃獄中獄吏妄以病報請定瘼死多寡罪又言初開海道置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敝船十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卽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卽以船昇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卜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終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出僉河南山西道事行部武鄉監縣來廷思誠私語吏屬曰此必賊也未幾果有愬於道者監縣伏罪吏屬問所以先知故曰衣敝衣乘駿馬非詐而何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閔仍命思誠爲司業比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閔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脩者汰自是諸生更相勉勵超擢兵部侍郎以母喪歸甫禫起爲河間路總管磁河水頻溢決鐵燈干思誠集民丁作堤晝夜督工朞月而塞復築夾堤於外亘十餘里命瀕河民及弓手列置草舍於上擊木以防盜決是年民獲耕藝歲用大稔暇則募民運碎甃治郭外行道往來者無泥塗之病所轄景州廣川鎮漢董仲舒故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十二年除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應詔言七事曰置行省丞相以專方面寬內郡徵輸以固根本汰冗兵以省糧運改祿秩以養官廉罷行兵馬司以便詰捕復倚郭縣以

正紀綱設常選法以起淹滯尋出爲西臺治書侍御史紅巾賊陷商州奪七盤進據藍田距奉元一舍思誠會安西諸王及省院官曰秦關百二天下之重輕繫焉察罕帖木兒河南名將賊所素畏宜遣使求援上策也成將嫉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且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曰河南爲京師門戶陝西實內郡藩籬兩省相望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時察罕新復陝州得書大喜曰先生有爲國救民之心吾寧負越境擅發之罪提兵倍道來援遂破賊旣而河南總兵官果以擅調詰問思誠亟言於朝帝命察罕帖木兒專守關陝有行樞密院掾史受賂事覺匿王邸御史捕之急并繫其母思誠過市見之曰古者罪人不孥况母乎吾不忍以子故而繫其母

對事自中丞以下惟署紙尾莫敢問其由思誠曰若慮則上之分安在凡上章必拆視不可行者止以臺印封置架閣庫諺僉五省餘丁爲軍思誠奏曰關中方用兵困於供億民多愁怨復有是役萬一爲變所繫非輕獨得免復名拜國子祭酒方卧疾聞命卽起至朝邑卒于旅舍追諡獻肅

亦隣真班西夏人父俺伯事世祖以忠勤著官知樞密院事亦隣真班性剛正動有禮法仁宗名見令入宿衛泰定初遷典瑞院使文宗天曆二年擢侍御史順帝元統間太保伯顏專政嫉其論事不阿出爲南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謫置海南及伯顏敗始召還至正六年拜御史大夫盡選中外廉能官置諸風憲一時號稱得人嘗言風俗人心日趨於薄請禁故吏不許彈劾所事官長太師馬札兒台與子丞相脫脫旣謫居西邊

時相欲傾之嗾人告變且援臺臣同上奏亦憐真班曰凡爲  
者孰無閒退之日况脫脫父子在官無他過奈何迫之於險終  
不從兼知經筵進講必詳慎多被嘉納有御史劾丞相別兒怯  
不花姦邪誤國帝不聽亦憐真班從旁反復論不已由是忤上  
意左遷江浙平章中丞以下皆納印辭職既復名知樞密院事  
穎毫盜起朝廷屢出師失律致敗每進言於時相不見納仍出  
爲江西行省左丞相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民皆持挺爲亂比  
至道出安仁卽駐兵招諭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乘高縱火攻  
之所在羣盜咸歸欵俄卒于官追封齊王諡忠獻

張禎字約中汴梁人順帝元統元年進士辟河南行省掾初娶  
祁氏祁生貴家頗驕縱見禎貧不爲禮踰月卽出之祁兄訟於  
官且汚禎以它事左右司官聽之禎移疾不出行省平章月魯

帖木兒怒曰禎剛介士豈汝曹所當議者令郎中虎者禿謁  
乃起踰年除高郵縣尹守城千戶妻崔氏爲其妾所譖虐死其  
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死狀且言屍瘞舍後禎卽其所發得之皆  
引伏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吉刺欺罔之罪并言明  
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不共之讐伯顏賊殺宗室嘉  
王鄭王一十二口稽之古法當伏門誅而其嬖子兄弟尙仕於  
朝宜急加誅殛別兒怯不花阿附權姦亦宜遠竄今災異迭見  
盜賊蠡起海寇敢於要君闔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唐末  
藩鎮噬臍之禍不聽及紅巾賊毛貴陷山東禎上疏畧曰伏見  
陛下以盛年履艱危而登大寶因循治安不預防慮寬仁恭儉  
漸不如初今天下多事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是宜臥  
薪嘗膽奮發悔過思祖宗創業之艱而今日墜亡之易於是而

續通志卷之二十四  
修實德則可以答天意推至誠則可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  
色之好燕安鳩毒之戒皆宜痛徹勇改有不盡者亦宜防微杜  
漸禁於未然出宮女節浮費畏天恤人而陛下乃安焉處之如  
太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  
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  
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  
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  
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所過鷄犬一空貨財俱盡及其而諛游  
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  
郡縣星羅碁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  
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  
財然後可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

見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即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  
不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其爲自啓亂  
階亦已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飾禁屠宰皆虛  
名也今天下日殺人矣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  
何自至哉潁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而終成抗拒視其  
所向駸駸可畏其勢不至於亡吾社稷燼吾國家不已堂堂天  
朝不思靖亂而反爲階亂其禍至慘其毒至深其關繫至大有  
識者爲之扼腕有志者爲之痛心此征討之禍也疏奏不省權  
臣惡其訐直除僉山南道事方是時毛貴勢逼京畿而字羅帖  
木兒駐大同察罕帖木兒駐洛陽方以爭晉冀爲事朝廷遣中  
書參政也先不花樞密副使脫脫木兒侍御史唵唵往解旣受  
命不前進禎言其貪懦庸鄙苟懷自安無憂國致身之義朝廷

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此國之大計理宜風馳電走而乃迂  
 回觀望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遲遲而行使兩軍日夜構  
 難自相仇殺實此三人誤國所致宜急正其罪以救時危亦不  
 報禎慨然曰天下事不可為矣即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  
 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字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奔  
 冀寧奏除贊善不起擴廓帖木兒將挾太子入定亂且謀內禪  
 遣使傳東宮旨賜以上尊且訪時政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  
 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關陝之區所有無幾江左日  
 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  
 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  
 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  
 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  
 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事能不為閣下憂乎志曰本朝

不虞不可以師僕之惓惓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  
 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  
 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  
 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  
 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下雖有智辨百出不能為雪是豈可以不  
 鑒之乎且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騁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  
 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  
 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  
 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  
 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可不深思而熟計哉擴廓帖木  
 兒聽其說是用事克有成後三年卒





冊曰盱衡時事洞如觀火由見理明非關術數元之君臣  
若子若父韓贖能開寧遠殞祚

陳祖仁字子山汴梁人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早有文  
名順帝至正二年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出爲  
山北廉訪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帝  
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  
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業苟上不  
奉天道下不順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  
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先帝修  
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固不忍言此陛下所爲日夜痛心  
欲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  
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斃其田畝何異扼其

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  
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  
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生民者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輕棄之  
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中原爲務信賞必罰以驅  
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  
咸復詎止上都宮闕已哉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  
御史時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與宣政院使橐駝內親近太子  
外結丞相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罪以違太  
子意左遷吐番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仁上  
書於太子言御史糾劾橐駝朴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  
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未賜詳察

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小人蠹政之情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所統馭臺諫者祖宗所建立以二監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方今毓德青宮而使諫臣結舌凶頑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名蒼生亦將奚望疏方入太子且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曰臺臣所言橐駝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皆裕宗爲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自今日始也祖仁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僖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裕宗不知爾今此二人亦皆姦

也孰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素知裕宗既領軍國重事時止閱大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使必皆山東宮進一君父有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奏則陷父於過殿下將安所處如如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再上卽辭職一時御史以下皆辭閑於是一一空事聞朴不花橐駝不得已各引退帝令老的沙慰諭祖仁等祖仁復上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所致也此二監者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利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權臣強鎮乘之故千尋之木吞舟之魚

其腐敗必由於內思之可爲寒心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將此  
二人特加擯斥不合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  
信賞必罰自此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寇賊亦皆喪膽天下  
可全恢復以還祖宗之舊若猶優柔不斷彼惡日盈勢將不可  
制則臣寧甘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禍以待後世正  
人同罪會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於太子言朴不花驕恣無上  
招權納賄奔競之徒皆出其門駸駸有趙高張讓田令孜之風  
漸不可長中外所共知者獨主上與殿下未知耳自古宦官近  
君親上使稍得志未有不爲國家患者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  
戒早賜奏聞投諸遐荒以快衆論則紀綱可振紀綱振則天下  
之公議爲可畏法度爲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廢舉矣帝聞之大  
怒於是臺臣自御史大夫以下皆左遷出祖仁爲甘肅參政

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其友朱毅即日就道明年字羅帖木  
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  
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  
參知政事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負氣剛直數遇事與時宰議  
不合乃超授其階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  
七年明兵已取山東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驕悍難制專立撫  
軍院總兵備之祖仁乃與學士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  
上書言近者南軍侵陷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將出  
師禁軍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  
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以爲馭天下之勢當論  
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徂於故轍前日南軍僻  
在一方面擴廓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致討以南軍

遠而輕擴廓近而重也今擴廓勢已窮蹙而南軍突至勢將不利宗社故宜先救難以擴廓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當此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弦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黨與離散勢必不能復振分撥一軍逼襲不難統禽其餘見調軍馬悉宜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禁兵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催督庶幾有濟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游說以箝天下之口不幸粹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事去矣不報祖仁又上書於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不知此項軍馬終為南軍所忌使其陰有悖逆之心朝廷惟以忠誠待之其心媿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相加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不審之豈無所動然人言如此而不取言者誠恐輕以重罪

說異名無所昭雪也况聞擴廓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應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耳當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事言乎戰則資其犄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籬之力極情勉勵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勁旅棄置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元宗倉猝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疏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追從太子北行祖仁等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今從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為亂軍所害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

語音清亮議論偉然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為文簡而詩清麗世多稱傳之

曰曰權有轉移事衡輕重非託空言可施實用痛哭之陳曾不心動江河崩潰一丸奚壅殆有天焉殞身以從

不幸廿日卒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續弘簡錄元史類編卷二十五

皇清詹事府少詹事仁和邵遠平戒山學

宜諫三 附載

趙天麟 鄭介夫 黃如徵

趙天麟字 山東東平人 中州志云僑寓夏邑舉鄉貢 博學能文世祖至

元中以布衣進太平金鏡策前後數萬餘言評論政事多切時

宜今傳其略曰聖人立茲名教太極之理分而為五曰木火土

金水五行一太極而本無其極但以有名名之也大道之體分

而為五曰仁義禮智信五常一大道而本無其道亦以有名名

之也道即太極也有名皆道也非有名不足以定烝民之心非

有名不足以立烝民之極昧全理而執偏迹者皆異端之流有

上達而無下學者皆亂人之類也性無不善入無不同雖凡愚

不能無道心道心惟微故聖人貫天下之道氣稟所拘物欲所  
移雖神聖不能無人心心惟危故聖人崇天下之教道者名  
異而理同既非心而不圓教者下學而上達又非心而不立夫  
性者心之齊而其理也情者心之發而爲事也仁者心之愛義  
者心之宜禮者心之節智者心之覺信者心之實也理以存妙  
事以應務愛以盡公宜以方外節以暢文覺以燭暗實以明誠  
此七者其實性情而已矣性定而情自檢者心也情定而性自  
復者亦心也凡在下者心定則非分之望消在上者心定則化  
育之方備此自然之道也公者義也私者利也量義以動則憂  
以天下樂以天下而王道備矣放利而行則既失民望且失民  
心而王政衰矣是以帝王之德貴公而不私臣聞未宜輕舉者  
四海之宗不可常虛者三台之位是以貞臣守道處人遠析羽  
之招睿主防微漢帝拒郎官之請斯皆小節尙貫大經矧此  
基繫乎太子方其幼也但可齒學而振風及其長也但可安心  
而行孝奚暇他事哉今國家鋪張治具整頓條綱內焉三公九  
卿外而庶疆諸尹例皆舉賢推德使宅高下之員揆務分司嚴  
糾傾邪之類蓋欲有生皆樂無物不安旁推惻隱之心續近文  
明之治至於中書一令樞密一使嘗使東宮領之連旬累月望  
儲闈銅輦之來臨虛榭空帷設銀燭金輝之太坐事專歸於副  
相政並決於同僚臣以爲中書者機務之關津天門之鎖鑰樞  
密者疆場之守衛熊虎之綱維良才司令則坐見塵清昧者持  
衡則多生僻事由此觀之軍民二柄治亂所關具其員而非其  
才尙恐難行設其位而曠其員云何可治且太子正名之後雖  
諸王莫得而同有三師三少之徒立詹事屬官之院君行則守

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何須銀章玉帶濯一品之華階宥府都堂占大臣之上位名爲重之適所以輕之也若謂藉其重以鎮之則舉朝庶政無不奏聞是天威已鎮之矣何煩太子鎮之哉若謂他人不得居此職則太師太保太傅司徒國王暨列公亦嘗任之矣觀彼四職不下於此皆令異姓爲之何獨他人不可居此職哉况太子之道春誦夏絃秋習禮冬讀書龍樓問寢殷勤於內豎之前甲觀尊師懇惻於春官之側以徽柔爲本以仁孝爲先及其既冠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敢諫之鼓此所以周公示法於成王賈子忠告於漢文也伏望慎選碩德耆舊之人早加輔導無令降居臣職以輕其身當使益增其明以成其孝則乾符永握黔黎知大本之安震德維新天地有長男之美更望陛下近擇宗室旁及岩穴舉大賢充令使之官卽聖主錫軍民之福也禮天子立七廟在都內之東南太祖中位乎北三昭在東三穆在西廟皆南向主皆東向都宮周於外以合之墻宇建於內以別之門堂室寢分方庭砌唐陳異地山節藻梲以示崇高重檐刮楹以示嚴肅斲礪其桷以示麗而不奢覆葢用茅以示儉而有節葢廟之制度也祖功宗德百世不易親盡之廟因新而祧祧舊主於太祖之夾室祔新主於南廟之室中昭以取其向明而自班乎昭穆以取其深遠而常從其穆穆祔而昭不動昭祔而穆不遷二世祧則四世遷於二世而六世遷於四世以八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於三世而七世遷於五世以九世祔穆之南廟矣孫以之祔於祖父孫可以爲王父尸由其昭穆之同非有尊卑之辨故祧主旣藏祔則出餘則否祔廟貴新易其檐改其塗葢廟之祧

附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牲脔肥脂旨酒嘉栗棗盛豐潔器皿  
具備衣服既鮮水火又明祀宜羔豚膳膏薺論宜臠脯膳膏燥  
嘗宜犢麋膳膏腥烝宜豨羽膳膏羶設守祧所掌之遺衣陳奕  
世遞傳之宗器王后及賓禮成九獻辟公卿士奔執豆籩此廟  
之時祭也太祖廟主循常東面移昭南穆北而合食就已毀未  
毀而制禮四時但陳未毀而祭之五年兼其已毀而祭之此廟  
之祫祭也三年大祭祭始祖之所出以始祖配之此廟之禘祭  
也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聖朝立太常之正  
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  
今藉田之禮尙未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  
爲其豐潔之棗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  
取粟向坊局而求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繰織

有藉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非后宮之所  
以之對越神祇享於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  
少歉乎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古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  
月上辛之日祈穀於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墮宮宰  
舍設枲太僕秉轡保介從行綴黛耜於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  
秩東作爰至南郊天顏咫尺恭就三推黎庶三百遂終千畝公  
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於既返內宰獻種於  
厥后神倉斂獲於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禮  
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達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  
公桑之地地逼於川築蠶室於其旁建后宮於其上宮高一丈  
棘繞垣墉外戶扇而掩之逢大昕而崇此禁伐桑柘因其植筐  
后妃齊戒而臨焉戕斧由斯而動矣浴蠶乎水戾葉乎風蠶卒



眠矣歲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於后矣后於是而言曰  
此以爲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  
親練手既三益事終羣下染以玄黃朱綠爲之黼黻文章君王  
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望陛下無怒號公之直諫  
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大田成茲盛事更望中宮協聖做古親  
蠶大增助日之月光深盡配天之坤厚如此則下使田家服勤  
上獲宗廟垂祐矣井田之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  
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凡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  
百畝同養公田井百爲成成方十里成百爲同同方百里同百  
爲畿畿方千里臣嘗計方千里之地提封百萬井山川城市等  
除百分提封之三十六外定六十四萬井爲私田五萬一千二  
百萬畝其井中區除宅居二十畝之餘爲公田五千二十萬畝  
又乘除粟稻等子粒之多寡每畝歲率一石五斗計之則私田  
子粒可得七萬六千八百萬石公田子粒可得七千六百八十  
萬石其鰥寡孤獨無告者尤先賑惠焉上下和睦貧富相均此  
隆周所以旁作穆穆迓衡而孟子所以不憚區區告人也自嬴  
秦變法之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置錘之地越至於今迫於  
豪富官貴而不能復聖朝東西南北地境無窮國家用費之資  
僅足下民愁歎之聲未除且古者方千里之地得公田子粒七  
千六百八十萬石今能得之乎臣知其斷不能也方今之務莫  
如典復井田尙恐驟然騷動宜限田以漸復之望陛下下一新田  
制凡宗室王公之家限田幾百頃無族官民之家限田幾十頃  
凡限外退田者賜其家長以空名告身每田幾頃官階一級不  
使居實職凡限外蔽欺田畝者坐以重罪至限外之田有承佃

者卽令佃戶爲主其未經開墾者令無田之民占而闢之本年免其租稅次年減半三年始依例科徵所占田亦不得過限其無田之民不欲占田者聽以後有賣田者買田亦不得過限是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法凡九等一品者二十頃二品者十八頃三品者十五頃四品者十二頃其下俱以二頃爲差至九品但二頃而止庶乎民獲恒產官足養廉行之五十年後井田可興復矣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整齊百僚激揚萬姓御史之職非天子親臨之官而何哉是以霜蘭露車柏林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榮感昭其嚴也鷹擊之喻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干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爲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彌邪指佞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顛將孤孽

恥害蠶蠹微毒不攻而自息矣顧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臺官以下閉口吞聲宴居高坐幸而太原俠客揖聶政之長風大理名卿致臯陶之淑問一旦兇渠頓剪赤子更生美則美矣未盡善也且我國家建茲臺班豈徒稽朝祭之末儀糾案牘之細事已哉然而不言蓋由省府之職秩懸殊而不敢抗衡故也况權臣之計百網千機以崔公並職尙且繩之以極刑楊子同僚猶且陷之於死地進而極正則徒遭刑戮而令聖朝有殺直之名退而引病則誣以不忠而謂不肯出皇家之力雖毗以禁之艾頂以脅之所以霍光忠厚乃能容延年於宣帝之朝廷梁冀豺狼終亦致文紀於廣陵之賊窟伏望勵憲臺之手采俾行省以齊階則委任旣專而體統自肅矣見名臣奏議臣聞設計張綱莫如清簡建官置吏切戒繁多夫爵者官之尊也階者官

之次也品者官之序也職者官之掌也位者官之居也祿者官之給也吏者官之佐也雖曰事非官不辦亦有事因官多而益生此聖王所以貴寡不貴衆欲靜不欲躁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卿分職各率其屬厥後官愈多而治愈不古是以漢光廢四百縣而下民業定隋文廢五百部而天下政行皆以官不用多而在乎得賢政不徒煩而貴乎省事也今國家立制自宗王及國王郡王國公以下爲爵自特進崇進至將軍大夫校尉郎爲階自正一至從九爲品掌典當行爲職各職所居爲位各位養廉之資爲祿各司贊佐行文之史爲吏其制亦詳矣然文武二等分部中外本欲圖寧而似乎難寧也伏見京師不急之司院無用之署局及隨朝臺省院部以下諸有司官吏可兼而不兼可併而不併者有之矣畿外行省隨省諸有司宜慰廉訪等司路府州縣倉庫局監諸衙門官吏亦有冗者矣武臣萬戶所統不滿萬人千戶所管不及千人之類亦已有之矣臣竊以冗官之大弊有三一曰選法之弊二曰政事之弊三曰軍民之弊夫文武官吏員數旣多當考滿之時近春秋之選資格之簿擾攘紛紜保薦之文交錯旁午有司行文且未暇奚暇顧孰果有才孰果有德而考校之哉旣不遑考校則取準於籍文薦書之所陳布已耳於是雜流之途進貨賄之實開遂致員多闕少無如之何經營者且得遷除養高者坐淹歲月此選法之弊也夫文武官吏人數旣多有當決之事而不決有當行之事而不行問其職則曰我職也問其施爲則曰僚屬非一豈我所能獨主混齊等而難辨又王命以自安及乎朝廷聞之遂立稽違期限之制不亦甚與此政事之弊也夫國家用

人路廣浮濫得升使之臨蒞在下必不能敷宣政化如是則刻  
剝之苦役使之煩爲害良多此軍民之弊也三弊不絕而徒立  
法以防之不知法立而懼法之人姦欺之計益生矣伏望察此  
三弊凡內外不急之官吏無用之衙門可罷者罷之可併者併  
之然後以慎重名器之法擇人而用又以黜幽陟明之法順理  
而考則典選者易見其人易程其效而選法清矣臨政者事有  
所歸職有所主而政績成矣在下者省於煩役免於苦刻而民  
業定矣民者天下之本民業定而天下不太平者未之有也見  
事本末世祖從其言省內外官府又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  
二百五十五所官六百六十九員民更始以負罪者言之則爲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  
太平之常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祝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  
流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啟非濫之心哉且懼獄者皆人之口

心側目者也及乎啼烏夜啟驛馬穿流玉齋告靈金雞樹侯  
雨一解例皆釋之名爲嘉吉之符寶皆變異之徵也遂使攘劫  
服贓而詭議善流屏息以啣冤養稂莠於良田縱豺狼於當道  
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又况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  
脫囹圄夕撓縲紲其不能承化自新亦已明矣今國家哀囚徒  
之孽苦憫小民之庸駸頻降赦條此蓋朝廷不忍人之心形於  
外而不能自己也推此以及良民順大道以正生殺則周文之  
治不難同矣若當罪而宥之當殺而宥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  
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一大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  
伏望明罰飭法振紀肅綱俾姦人貪吏革面洗心不敢覲非常  
之恩作倖邀之想天下幸甚見治平畧臣聞堯居茅屋禹戒雕墻周  
王之卑服漢帝之皂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

汰也下至晉武焚雉頭裘宋武碎琥珀枕隋君同土價於黃金  
太宗悲苦寒之鸚鵡斯中主之雄匹六之聖猶能卓然特立而  
國家乃使纂組綾錦免其身金珠璧口以挽其心禽鳥犀象免其  
視俳優絲竹免其耳珍羞異饌免其口腹臣竊危之今國家官  
階各異服色惟三是故有紫有紅有綠有碧者實唐朝之公服  
也意或木一火二木三金四者用四方之間色也今又舉三等  
之色而遺其碧者從當時之宜也至於玉犀金角之飾帶金銀  
錫錯之殊節象板以爲簡銀銅以爲章此在公之品級也山節  
藻稅複室重檐黻繡偏諸肩繪日月若古天子宮室衣服之制  
也今市井臧獲皆敢居之服之此臣所以惜之也市馬者古之  
命物也今六合爲一冀代多馬天下之人皆得乘之無足深怪  
然大夫不敢徒行是以有車今市井之家往往以膠服駕車而  
乘之與士大夫無異此臣所以惜之也上自省臺下及州府吏  
人前世皆用黛色爲區別今猶闕焉出入公庭與庶人無異此  
臣所以惜之也僧尼道士之服自有其宜今不遵本教雜混常  
俗此臣所以惜之也古者五十方衣帛七十方食肉今富人墻  
屋被文繡鞍轡飾金玉婢妾曳絲履犬馬食菽粟甚至權吏濫  
官豪富子弟大率以貞廉爲愚以節儉爲恥此臣所以惜之也  
成宗初立天麟復上逃民策曰伏讀辛酉詔命中統建元以前  
逃戶復業者戶下差稅本年全免次年半徵三年後始依例起  
科自此累頒詔文優恤逃戶蠲免積逋斯皆先帝惠也臣謂逃  
民之故有五一日天二日官三日軍四日錢五日愚蓋有田之  
家田爲恒產屢經饑饉糧竭就食如此而逃者天爲之也守令  
苛刻役斂煩興富以賂免貧難獨任如此而逃者官爲之也軍

資不贍鬻賣田產無以供給如此而逃者軍所致也生理不周  
舉債乾沒子本增積不能速償如此而逃者錢所致也弗恤艱  
難損墜遺業悔恨莫追窮困失所如此而逃者乃自愚也夫逃  
民皆無奈之民也倘稍能自存活豈肯逃哉又詔云苟避差發  
臣謂此則非民之罪實官長之罪耳昔漢倪寬爲內史軍發負  
租課殿當免民間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繹屬課更以最  
此蓋民信愛之故也豈有苟避差發者哉伏望陛下一新汚俗  
再整淳風下哀痛之詔察化導之義從前逋負差稅並行除免  
凡有田而逃者聽復本業無田而逃者聽於曠土占田其間貧  
無牛種及田器者官爲貫而頒之限三年外酬其貫主之直而  
無息凡因軍而逃者驗實貧爲助資之戶凡欠負他人錢債者  
復業之後限五年外一本一利償還有既復業而尚游手荒蕪

者鄉三老舉於官而罪之逃民已定於是慎名器以絕濫  
虛之官限田產以絕兼并之路重農桑以絕失業之人設義倉  
以絕凶歲之厄向之逃民雖賞之亦不復逃矣此謂之務本雲  
南金齒路進馴象天麟又上策曰當今殊方異物禽鳥犀象自  
山海而來者多矣其間爲害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  
懸殊富者見在上之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蓋從行不  
從令也以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爲濫之民乎極寒之後  
風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粟肌鶉衣襤褸內忍饑餓  
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非獨不欲奢  
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徇習俗而用之此所以貧  
者益貧也夫牛馬雞犬之類中國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畜畜  
之無失其時則可以充國用而利民生彼斑鳩之獸粲錯之馬

有之不足以增光無之不足以滋歎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  
山航海輦贖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奏府無虛月史  
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則百世之嘉致莫大之  
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論議而言則受之而不却啟之而不  
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召公之戒  
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  
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  
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  
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  
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哉卽中國無益之物亦不  
可取是以孝文還千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揚日

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  
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  
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尙之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  
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  
朝而不求其納賄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  
徼之主君毳幕靈州之渠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見續文獻  
通考又言訓宗室在教行而知禮法明而畏罪闕閔子弟例得補  
廕者宜嚴定試法至於獻商計羨餘者莫非措尅之臣被笞杖  
復官者類皆無恥之輩其大夫以上有罪者先禁卒徒詈辱當  
刑者聽其自裁籍沒者子孫免禁錮之限家財給無告之人其  
論人材也辨三德而分爲九科簡八材而分爲二十六等其論  
建官也行省革藩鎮諸侯之專中書爲公卿大臣之任其論選

法也當以賢能爲先稱職是尙而不計資序之淺深再如立社倉置諫院定軍役除差稅惜農時開武科設天駟監廣羣牧所皆裨益時政并他所著詩文尤富惜其稿多不傳

鄭介夫字以居號鐵柯浙之開化人生平剛直敢言成宗大德七年上太平策一綱二十目畧曰昔齊桓五子爭立而霸業遂微晉獻讒廢申生至國亂數十年始皇以扶蘇不定致使滅宗惠帝以繼子不明幾至易姓自後由此敗亡者不可勝計草茅之士猶不能忘情而秉鈞當軸之臣畧不及此何邪今皇太子嗜欲未開心術未定宜擇端人正士以傅翼之與之居處出入使通古今治亂之成迹明君子小人之情僞所謂教得而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建東宮立太子將以重國本定民志非泛然之美稱也今諸王公子例呼太子嫡庶親疎畧無差

別昔晉申胤曰太子統天下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貴賤也同衣冠猶不可况可同名號哉

此言定諸吏之與儒可相

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儒不通吏則爲腐儒吏不通儒則爲俗吏必儒吏兼通而後可以蒞政臨民漢書稱以儒術飾吏治正此謂也今吟一篇詩習半行字卽名爲儒檢舉式例會計出入卽名爲吏吏則指儒爲不識時務之書生儒則詆吏爲不通古今之俗子儒吏本出一途析而爲二遂致人員之冗莫甚於此時也久任於內者但求速化未知民瘼之艱難久任於外者惟務苟祿不諳中朝之體統今朝廷旣未定取人之科當思所以救弊之策百官自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並內外互相注授歷外一任則升之朝隨朝一任則補之外凡任於外者必由內發任於內者必從外取庶使儒通於吏吏出於儒儒吏不致扞格內外



無分重輕矣

此言任官

古者自州縣官以上皆天子自選故銓曹每

擬一官必先稟命於天子天子欲用一人亦詢其可否於執政

今乃以省部除授之官指爲常選以天子委用之人指爲別里

哥選夫天下之官孰非天子之臣安得以一朝省而自分爲兩

途邪

此言選法

漢以銅錢而權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

銅錢而權交會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

兩爲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鈔爲子既而銀已

不行所用者惟鈔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準

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勢不至於大壞極

弊不止夫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盜賊難以賞行

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說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

利於國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

此言鈔法

唐劉晏專用椎鹽以充軍國之用其言曰官多則民擾但

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自

餘州縣不復置官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當平鹽由是

國用充足民不困敝此已驗良法也今宜祖其遺規將鹽運司

衙門及各場所設官吏團軍巡卒盡歸有司管領選省部內才

幹官一員充椎鹽使於各州縣摘佐貳官一員提調鹽務於產

鹽處所設鄉官一員專掌支發但簽取本處富家應當亭戶分

認周歲鹽額令亭戶自行收貯竈戶任便煎煮隨處立倉交納

亭戶不致逃亡竈戶可免追剝民戶亦無團巡誣逮之擾自皆

樂於應辦若非亭戶竈戶自煎者方爲私鹽許令鹽戶告發依

條治罪商人獲利既厚販者必多而民間亦可得賤鹽食用古

今鹽法不過爲辦課耳使課而無虧何必廣布衙門自取多事

今鹽有定額戶有定數私煎有定罪若一委之有司取辦亭戶  
既省俸給工本自可全收課程官享其利而民安其業矣此言鹽法  
今街市之間名曰嫁漢曰把手合活曰坐子人家十室而九各  
路爭相倣效此風尤爲不美且抑良爲賤者待告而禁終不能  
絕若令有司覺察或許諸人陳首但有此等盡遣從良此可厚  
俗之一也南北風俗不同北方以買來者謂之軀口南方以受  
役者卽爲奴婢故唐法奴告主者皆勿受此可厚俗之二也古  
者宗廟四時之禴祀烝嘗皆天子親享不敢使有司攝也宜檢  
討舊典親行享廟之儀仍令天下無論官庶之家有親在而諸  
子忍於分析及居官客外而違於生事死葬者並坐以不孝罪  
此可厚俗之三也父子夫婦綱常之大者今鬻子休妻視同犬  
豕雖有抑良買休之條而轉售者則易其名曰過房受財者則

易其名曰聘禮今大都上都有馬市羊市牛市兼有人市致使  
人畜相等極爲可憐宜嚴行禁絕使各相保守無棄天倫此可  
厚俗之四也九品之官定爲九等士農工商僧道定爲六等下  
而臧獲定爲一等使服飾各安分限貧富不得僭踰此可厚俗  
之五也此言風俗漢立常平倉穀賤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  
糴以利民朱文公常行之浙東最爲得法然不可行於今矣何  
也官吏爲奸若官入官出民間未沾賑濟之利且先被尅減計  
點之擾適以重困耳宜於各處驗戶口多寡設立義倉令百姓  
各輸已粟自掌出入之數凡入一石之粟自得一石之用不費  
公錢亦無損於私蓄猶慮風俗不古急義者少則官爲之立式  
有地百畝者限以一歲出粟一石令本甲戶執其綱領擇鄉里  
廉幹者掌其收支歲添新粟則旋廣倉廩每遇闕乏如取諸寄

其中或有侵欺則令司縣官依竊盜例科斷或司縣官因而挾  
勢借貸則令巡按官依枉法贓例定罪若所在官司有能勸率  
成效優加升賞誠爲安民定業之長策至於目前所急尤思先  
有以救之雖官司賤價賑糶以有限之粟應未已之荒所濟無  
幾若勸令富家平糶則大戶縱賄而求免小戶力貧以奉行流  
害滋甚今被災之處雖多而江淮湖廣皆稔熟及此秋成之餘  
急爲立法收米四百餘萬石半運赴都半留隨省以備明年之  
荒可也或倣漢時輸粟爲郎宋時官賣度牒之例二者但費朝  
廷之一紙不動聲色而數百萬糧可立致矣此言備荒國家立政必  
以刑書爲先今天下所奉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  
並緣爲欺內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寫格條多至數十冊遇事有  
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比擬是百官莫知所守

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名曰  
斷例條章曰官民要覽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  
例較之三十年前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較之二十年  
前又半不可用矣是百姓莫知所避也號令不常初降隨沒遂  
致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都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  
行况四方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禁牛而私宰者盈市  
奸盜殺人罪在不赦而每歲放禿魯麻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  
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索財物與估賣軀口無異買賣  
田宅舊有先親後隣之條而今民業多歸勢要推此數端天下  
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戶婚錢債畧不加意殊不  
知民間爭競之端無不始於戶婚錢債而因之以至於奸盜殺  
人者也憲司巡按每以贓罰爲重而一切民詞畧不省察殊不

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以受贓之路也更兼衙門紛  
雜事不歸一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  
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  
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宗所  
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彼此不相統攝無法之弊莫此爲  
甚昔先帝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益  
甚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  
今之律文參以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  
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庶政體歸一獄無  
久淹矣此言古者立刑必先施於贓吏蓋贓吏爲患甚於酷吏  
之肆虐贓既不行則刑自平矣昔國家定爲枉法不枉法之例  
今則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並殿三年制法雖明而犯者

未已終莫能禁其萬一且如司縣官困於正從七品八品間終  
老無受宣之望吏員困於路縣終老無受敕之期凡人之自愛  
其身而重於犯法者以清議之可畏前程之尙遠也旣無所畏  
又無所慕則仕而爲貧耳復何所惜在昔有刺配籍沒之法文  
其面則終身不齒於鄉里籍其資則全家不免於饑寒治贓吏  
無出此法之善也贓吏固嚴其罪矣而廉吏則未見賞今省部  
置立過名簿不聞有功績簿憲司歲報贓罰而不聞有廉能冊  
朝廷雖有封贈之典未見舉行嗣後內外大小官有至廉無擾  
者歷一考則封贈其父母歷再考則封贈其妻妾不過邀朝廷  
一命之恩光而可收激勸人材之實效矣此言當今之弊不在  
俸祿之薄而在俸祿之未均不患俸祿之未敷而患設官之太  
濫均有餘以周不足取濫設之米以給合設之官則國無所損

而官有所利議事之臣若能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則職田所收自可敷用今又額外多出俸米二十八萬餘石徒損國儲無益官吏且丞相職居人臣之右每月得俸八錠有零一日之俸不滿十四兩若倣晉之何曾日食萬錢雖竭私帑不能自給矣天子立相必須厚祿以優崇大臣律身自宜戒奢而從儉豈可先處以約而薄其所養哉今俸自三錠以上者不得添米官益高而俸益薄甚非尊尊貴貴之道又如隨朝大小官及各行省宣慰司皆樞要重臣既無所取於民又無職田可收縱添俸米何足養廉宜盡取元撥職田合計子粒官爲收貯將中外人員差等而普及之內外臺察廉訪司事煩而形神勞官清而交往絕此之有司量加優厚所以重風憲也和林上都山後河西諸州或不係產米之地依本處時估折價不當拘以定數所以重邊

鄙也軍民各色官吏但請俸錢者隨所給鈔數按月支米元無俸錢者隨所授品從依例增支將官收職田錢糧先儘外任數足其餘盡令起運赴都以給隨朝官吏計其所得倍多於前又可無過費太倉之粟此利國利官之要道也

此言昔田千秋一給俸

言寤主卽登侯相鄭然明一言見知便獲賞識古今際遇往往皆然若必待羔鴈以爲先容幣帛以將厚意則千秋老死於郎官然明終役於堂下耳今之隸名儒籍者不知壯行本於幼學而謂借徑可以得官皆曰何必讀書然後富貴仕路既不出於儒何須虛費日力但厚賂翰林集賢院求一保文或稱茂異或稱故官或稱先賢子孫白人卽保教授才入州選便求升路才歷一任便幹提舉但求遷轉之速何問教養之事學校遂成廢弛言者皆歸咎於差役所致不思唐宋盛時儒人未嘗免差而

士風甚盛人材甚廣無他聲名誘之於前利祿引之於後也使  
前數年不當差役亦未見有一人成材者果業儒而獲用則人  
自慕尙雖當役不足以抑之苟業儒而無用則人皆厭棄雖免  
役亦何足以勵之邪此言養士比者如編一統志寫金字經非有追  
章琢句之巧考古證今之難也愚夫下流但能繕書者皆可與  
選給食賞鈔已足以酬其勞更與之升職減資是朝廷開天下  
以奔競之路也此言奔競明詔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廉  
訪司體覆相同以備擢用年來中外所舉不爲少矣未見擢一  
才拔一士豈非虛文求人乎明詔上書陳言者皆得實封進獻  
年來官庶所陳不爲少矣未聞納一諫從一事豈非虛文求言  
乎格例諸縣尹以五事備者爲上選三事成者爲中選五事俱  
不舉者黜今實備五事而無力者止常調虛稱五事而有力者

則引例升等豈非虛文考績乎國家立御史臺及肅政廉訪司  
糾彈諸人無得沮壞今所糾者僅可施之卑官下吏所薦者呈  
省到部俾同故紙而外任巡按書吏人等反借風憲之威徇私  
納賄無所畏忌其爲民患過於有司豈非虛文重臺察乎至元  
新格常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今小事動經半年  
大事輒以數歲豈非虛文議獄乎詔書累降停罷勞民不急之  
役存恤鰥寡孤獨之人今之隸名官籍者皆坊正巷長畧舉市  
間所知以應故事其實窮而無告者未嘗登籍沾惠也豈非虛  
文愛民乎國家立司農司以敦農政路縣正官銜內加以兼勸  
農事每歲仲春令親行勸課今官吏出郊借此遊晏里正社長  
科斂供給豈非虛文務農乎國家做古立翰林院集賢院秘書  
監太常寺可謂得彬彬文物之盛矣今翰林多不識字之鄙夫

集賢爲羣不肖之淵藪編修檢閱皆歸門館富兒秘監署丞半  
是庸醫繆卜職奉常者誰明乎五禮六律居成均者誰通乎詩  
書六藝他如醫學儒學蒙古學各置提舉司尤爲無益國政豈  
非虛文設官乎國家設立太史司天以明古測崇奉國師宗師  
以嚴祈禱可謂盡事天之誠矣今日月薄蝕則期集鼓奏以彰  
信推曆未嘗尅定其應驗星象失躔但托辭禳度以分受官物  
未嘗指稱其變故罄竭公帑以供西僧好事盛陳金帛以副黃  
冠醮筵豈非虛文對越乎此言核實聖朝定奪諸色戶計何嘗一毫  
損民如水馬站戶與之除糧免差糧資足以補辦祇應可抵里  
役如金戶辦金則就準本戶合納之稅匠戶當工則官支口糧  
以資贍養竈戶燒鹽則給以工本銀場煉銀既給工本又與口  
糧計所入課程正與買價無異愛民之厚於此可見今各處

尉司設弓手各路縣獄司設禁子牧民官各衙門設祇候曳刺  
既免糧以優之而有司不與開除反令稅戶分任包納於各輸  
額糧之外別立名項曰包米誠古今所未見且各戶勞逸相懸  
如站有消乏金須本色竈欲辦課匠不離局設有不及訶責踵  
至所准稅糧豈足供給而弓手祇候曳刺禁子等戶役甚優閑  
無費於已且可肥家不知何自而與之免糧哉此言古稱侍衛戶計  
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歹以今倣古古者數多名繁  
今視古頗簡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庖人曰內饗外饗曰漿人  
曰烹人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幕人曰司服司喪曰內宰今之  
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掌次今之阿察赤也曰關人今之哈勒哈  
赤也曰縫人屨人曰典婦功今之玉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  
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用當其人人當其任是以人無

覲覲各守分義今則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挾重貨有梯援投  
門下便可報名請糧獲邀賞賜皆名曰怯薛歹是各官門下之  
怯薛非天子御前之怯薛也比者朝省嚴行分揀如有職役定  
員則挾貨投入者無所容力有出身定例則別里哥選不禁自  
絕矣此言怯薛今國家財賦半入西番紅帽禪衣者公然出入宮禁  
道家以老子為宗惟在清淨無為辟穀棄人間事合張天師縱  
情姬愛廣置田園招攬權勢凌爍官府此江南一大豪霸也朝  
廷別立宣政院道教所以其棄俗出家非有司所可統攝而乃  
恃寵作威公行賄賂僧道詞訟數倍民間如奸盜殺人不法事  
往往見告各寺既有講主長老各觀既有知觀提舉是任管領  
之責隨路又濫設僧錄司道錄司各縣皆置僧綱威儀反為僧  
道之蠹並宜革去且僧道另設衙門三代以下所未有亡金棄

人尚鬼故置二司與民爭鼎立而三豈謂聖朝踵其弊政僧道  
既全免絲稅愚民多出財產托名詭寄以求蔽役驅國家之實  
利歸無用之空門視民間輸稅之外又當里正主首和顧和買  
非惟棄本逐末實且勞逸不均今後寺觀常住稅糧宜準古法  
盡令輸官外有白雲宗一派既自別於俗人又復異於僧道朝  
廷不察其偽特為另立衙門亦宜革去以除國蠹以寬民力此言  
僧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變迭出地震者五國家自十數  
年來凡三見之以今考古未有若此之數數也漢史翼奉言地  
變為陰氣太盛宜疏后黨親同姓出後宮損陰氣李尋曰地震  
有上中下上位應后妃中位應大臣下位應庶民宜弱外戚強  
本支崇陽抑陰以救其咎或以言游畋土木或以言宦臣嬖倖  
或以言小人黨盛各因時弊而指斥之耳以今日人事觀之聞



儀嚴肅女謁不行如呂韋之專趙楊之寵無有也後宮列陳名不盈數如三千一萬之充滿無有也秉國鈞者皆色目漢人未嘗一官任舅后之族如呂霍上官之僭奢無有也敷奏出納非臺省不得與聞未嘗一事出闕宦之口如恭顯魚程之專擅無有也春秋出畋循行故典宮墻殿宇一安舊規如阿房複閣之興樓船錦纜之侈無有也然則致是變也既皆非此之故意當歸之執政大臣乎此言察天變李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一章乃三教是非之所由分也况達磨面壁九年維摩不二法門止爲身計何嘗施禍福於人張道陵遠處深山薩真人一瓢自隨厭與俗接何曾妄有希求往年見帝師之死驛取小帝師來代不過一庸厮耳舉朝郊迎望風羅拜愚一至此哉昔達磨自南天竺來梁武帝問曰朕

造寺捨經度生不可勝紀有何功德師曰並無功德此但天人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此語足以解求福田利益者之惑陳搏隱華山宋太宗召至使宰相宋琪等問以修養之道對曰鍊養有術縱使白日升天何益於治今聖上洞達古今深究治亂正君臣合德致治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斯言可爲求神仙者之鑒唐會昌間爲僧尼耗蠹天下命併省佛寺上都東都各留二寺上州留一寺中下州並廢寺分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皆勒歸俗通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真是快活條貫宜體此意此言汰僧尼今日未嘗無邊遠選固有准保定奪者矣但保舉之初忽於立法防奸選用之後失於計功覈實如雲南甘肅八番兩江等處統帥藩臣一

赴闕下便行保人以所保之品級定價值之輕重多者百錠少亦三之二或當時取盈或先與其半或立利錢文書呈解到省官可立得街市富子每聞一帥臣至則爭先營求並未嘗涉歷塞庭練習邊事也近者兩江元帥累保得除者幾及百人各鎮蹈其故轍公然賣保遂致邊鄙失得才之實朝廷負濫爵之名皆諸帥不忠誤國之故當今八方安堵烽燧不驚正無事於窮征遠討但務安集故地足矣往者劉鄭二帥妄開邊釁以致雲南小有不安尺地皆祖宗之遺業一民皆祖宗之赤子不宜置之度外如八百媳婦素不沾化縱令盡有其土地人民初無益於聖朝萬一生事之臣但知可以要功希賞不知有損於國家甚大也此言重邊材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各相過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

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吠滄川涂畛徑以立其隄防疆井既定雖欲貪并不得也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然猶不明言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無人以爲在民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其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日漸一日而公田盡變爲私田矣田既屬民乃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董仲舒在武帝朝去古未遠乃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言甚善而未果行至哀帝時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不便

於已遂寢其議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以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似太迫爲今之計豪強卒難禁止惟有限田之法可以制之酌古準今宜爲定制此言限田古者給價換馬已非長策今乃刷馬民間尤爲喫政且南北風土不同生長於南者則不禁其冷生長於北者則不禁其熱若刷東南之馬以供西北用則立見其死亡耳且牧於野者安於水草習於馳驟以之臨敵易於鞭策畜於家者飽以芻豆勤以剪拂一旦置之荒郊便已無力朝廷不循廣馬之成規而行刷馬之下策雖曰和買何異白奪且政出亡金其時隣敵交攻疆土滋削未究刷之民間以應一時之急堂堂天朝豈宜出此兼以制至之馬實無所用而民怨皆歸於國甚非經久之計唐初得化馬三千匹徙之隴右命張萬歲掌之蕃息至七十萬匹分

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及玄宗以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東封之日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此已然之明驗也今國家土宇數倍於唐水甘草美處盡在版圖中擇宜牧之地各設牧馬監官給牝馬選用能吏使專牧養之權重職任優俸祿責以成效不十數年馬不可勝用矣此言馬政俱出名臣奏議奏入多見採納介夫嘗著韻海一書行世官終金谿縣丞按天麟以布衣上策世祖嘗行其言而史傳湮沒無聞介夫附何榮祖傳未止載律例一條亦未窺見全豹今據諸書所載補識於此

黃如徵江西儒人也順帝至正五年遣官宣撫諸道問民疾苦奉使者多不職如徵走京師邀駕上書畧曰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致也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乃於去

年冬分遣大臣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德振貧乏信寬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陛下親臨焉苟能宣布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正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若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王士弘者不體聖天子撫綏至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其中賄賂以緘其口上下交征公私腹削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失望田里寒心致有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之謠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於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掎克之實禍既不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後世哉如徵無官守言責所以不憚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詣闕以陳其事者正恐散散王士弘輩回觀之日各飾巧詞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主聽倘為姦邪所賣擢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鄙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芻蕘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如以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鄙語俗言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帝覽書色喜慮為權豪所中顧近官館穀於外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救侍衛護之出都如徵受命不領職天下共賢之

見轍耕錄

冊曰東平西江槃澗之俊諤諤陳辭感動主聽金谿小官直言務盡切中時弊深益國政書史見遺豈以位各闕幽

賢其垂令聞

文化甲子

